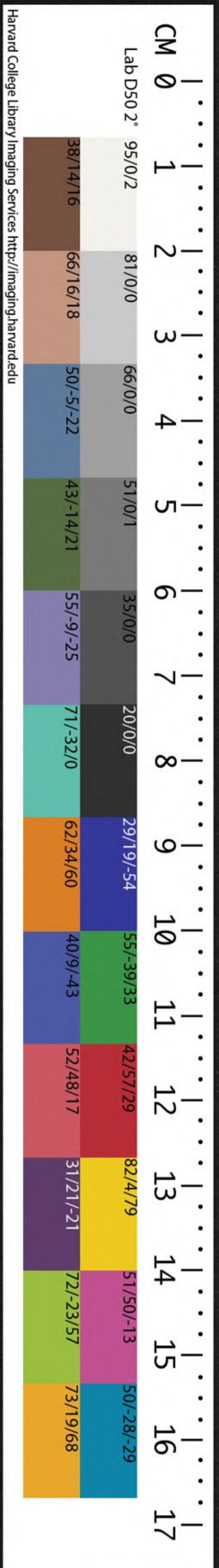


T 587/4246

8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NOV 1 6 1941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四

陝西涇陽楊梧鳳閣著

兄楠龍棟定

姪昌齡三開

紹齡七來

男延齡九如

孫惺慧益較

少儀

按少猶小也。非幼少之少。以其記相見及薦羞之小威儀。故稱少儀。而次於大傳之後。大槩曲禮之類。亦先小學而後大學之意也。聖人之道無大小。此為小。孰為大。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

少有副義如太師之有少師少者所以副其大儀者所以副其理。

聞始見君子 二節

此篇以謙道教人故記者首先自謙言我嘗聞之于人如下所云也君子有德有位之稱夫不曰願而曰固願不曰見而曰聞名不曰主人而曰將命者皆委曲以致其敬也若直斥指人則為不敬矣敵者以下不必若是委婉也瞽句帶言。

按再辭曰固聞名已名也階註訓升進之喻此句記者戒之之詞一曰階猶階梯之階主猶觀近臣以其所為主之主謂恐不得將命者道達為之階主爾通作見者

之辭宜知。

君將適他

節

此詳吉禮送遺之詞也君有朝會之事而將適他臣如致金玉貨貝于君其詞則曰致馬資于有司不敢直言君敬也敵者曰贈從者不敢直言主人此吉禮之謙辭。

按馬資謂資給道路車馬之費尊者之行必有馬資如糗秣之資玉藻云凡于尊者有獻而弗敢以聞是也自大夫以上然後不徒行故敵者曰贈從者而已。

賻者既致命

節

此賻者授受之儀也凡授受以親為禮惟來賻使者既致其主之命即跪而委置其物于地而不親授主人之擯者

禮記說義纂言 卷之十四
即舉而取之。而主人無親受也。喪異于吉故也。

受立授立不坐 節

此泛言受授之禮也。凡賓主授受必跪禮也。惟夫受人之物而授者立。以物授人而受者立。則又以不跪為禮。蓋恐煩其俯。故委曲以致敬。宜爾也。若性之直而徑行。則亦不顧其立而跪者。夫不跪近簡。而禮反以曲而中。跪近于恭。而禮反以直而乖。君子于此。可以觀禮矣。委曲者。抑禮以伸人直情者。屈人以從禮。謂跪得禮之意也。不可把直者。說不好了。還是直道處。

○不疑在躬 節

此言君子持己之道。首一句行之大者。謂一言一行皆先

王之法言法行。不令心有可疑。一云言行皆光明正大。不使人有可疑。不如註不度以下。是行之小者。

汜埽曰埽 節

此記埽之禮也。大賓來。內外俱埽。曰埽。小賓來。止埽席前。變埽言拚者。拚重于埽也。惟重故不以鬣。執箕而拚。則以箕舌向己。胷前。不可持向尊者。戒不敬也。此埽之法也。

不貳問 節

此卜筮之禮也。不貳問。謂謀之龜筮。事雖正而兆不吉。當致其誠一之心。不可再問。以瀆神。即易所謂初筮告再三瀆也。下問卜筮者。當審其宜。不敢干其私也。

尊長於己踰等 三節

禮記說義纂言 卷之十四

此待尊長之禮也。尊長於己踰等。則祖父之行矣。不敢問年。嫌若序齒也。燕見不將命。嫌若賓主也。遇于道。見則面見。不見則隱避。不欲煩動也。不請所往。恐卑褻也。若弔喪。則俟尊長朝夕哭之事而往。不敢獨弔。嫌與尊長抗禮也。侍坐于尊長。不使之鼓琴瑟。則不得擅執而鼓之。不得無故而畫地。及弄手以爲容。揮翣以取涼。皆戒不敬也。若當尊長寢臥之時。而傳命。必跪而言。不得直立以臨之。敬也。古者席地而坐。于畫地甚便。

侍射則約矢

三節

此言卑者侍射投于尊長。始終盡敬之禮也。首二節此致謙于射投之時。有不敢抗意。三節致謙于射投之後。有不

敢驕意。約矢。擁矢。洗請。非禮之正也。而爲之。角與擢馬。乃禮之正也。而不爲。自始至終。皆委曲以全敬也。

按約矢。總取之也。卑幼勝。不敢逕酌。當前洗爵而請行觴。雖不費酌酒。置豐之禮。而先洗以請。則於卑幼之分稱矣。客亦如之。帶說不重。不角不擢馬。總不敢循常禮處。觀德之讓。比他讓又雍容謙遜一分。要見他讓中有君子之道。

執君之乘車

節

此僕御君車之儀也。執君之乘車。作頭下五者皆敬君也。然其敘五事處。不論先後之序。須善會之。

執君之乘車。執君乘車之轡也。凡御必立。今君猶未升。而

禮記言義集言 卷之十四
僕先在車上。不敢依常而立。故跪以示不安也。一云君未升車。故得坐以舒其敬。不如前說。凡帶劍必左。以便右抽也。故負之於背後。而申之于面前。仍拖諸車之轆上。以待君升。是君未就車時。散綏升。是僕初升時。不敢用君綏也。其後君出就車。僕者執轡以防馬逸。然後步也。

按轆。車前欄也。亦名為式。拖猶擲也。亦引也。拖諸轆。重君綏也。步。卽驅之五步之步行也。綏。制以索為環。兩頭相屬。

○請見不請退

二節

此記君子進退之節也。君子於尊長。請其見而不請其退。

嫌有厭斲之心也。抑思夫凡退之名。各有其義乎。朝廷曰退。寵榮之地。道合故留。不可競進也。燕游曰歸。逸樂之地。有節而止。不可忘返也。師役曰罷。軍旅之事。一怒安民。不可持久也。此請退之意。非所施于見長之時也。然侍坐于君子。亦有當請退者。如君子志倦則欠。體疲則伸。運笏示欲搢而起。還屨示欲著而起。澤劍首。玩弄之而生光澤。意不在講論也。問目之早莫。示欲宴息也。恐妨君子就安。雖請退亦可也。豈得拘請見不請退之正也哉。

○事君者量而后入

此言君子之仕重始進也。量不特量君。連自家作為也要量。大凡始合。未有不相投相信者。所難者在後面。量者量

禮記說義纂言 卷之十四
此君能用得我的道理否。我能把此道加得他身上。做得到底否。如屈原賈生。知己而不知彼。所謂不能量者也。不入而后量。反言以致戒耳。與上句只是一事。乞假二句。言微者且然。况事君大事。而可不量乎。
事君者。未仕之先。君臣之分未定。而去就猶在我也。先度其君之可事。然後入而事之。則道可行而身不辱。若既入而后量。將輕進之悔。卽在入之時矣。凡乞假于人。爲人從事者。且然。况事君乎。惟謹始故能善終。君以得臣爲慶。而不怨其臣。臣以得君爲幸。而不獲罪於君矣。此全始全終之道也。

按乞假當量其人之必與。爲人從事當量其事之必濟。註疏亦然。下一然字。猶如此。唯指事君。不結乞假等。君知人善任。夫何怨。臣無尸位素餐。又何罪。只就入者說。其量而不入者。潔身全節。不必言矣。

不窺密不旁狎 節

此明厚重之道也。竊視人隱處。泛與人褻狎。言知識之過失。爲戲侮之容色。皆非厚重之事。君子所當戒也。

按二句及末句。莊敬以謹微。持己也。首句及三句。厚重以立本。待人也。或曰。上三句待人。末一句持己。亦是人亦有可狎者。但泛與人狎。則非所狎。重旁字。不重狎字。道舊故。如陳勝賓客。言勝故情。爲勝所殺之類。

○爲人臣下者 節

禮記說書卷之十四
此人臣許國之忠。皆心乎君。而不知有身者。有諫四句是竭誠。見君無失德。怠則二句是效力。見國無廢事。末句總頂。蓋社稷不外君德國事。此人一生。只為社稷受勞苦。一言不敢輕說。一事不肯輕放。必要德成事濟方歇。是謂之役。役者有功勞之義。
事君之道。君有過。進而面諫可也。退則當諱而不揚於人。三諫而不聽。逃去之可也。猶當惓惓而不生疾怨。頌君之美可也。不當過實而流于調。君能聽諫幸也。不可自恃而至于驕。君志或怠。則必張大其志而助成之。君政或廢。則必掃蕩其弊而更新之。為臣如此。凡以效勞宣力於社稷。而非為一身一家之故也。不曰社稷之役而何哉。

按註以事弛而不力為怠。不如就君志言為長。他人事君。皆皇皇富貴功名。茲之合常變以圖維。并心力以靖獻者。一皆君國艱難之事。而社稷因之以有安無危。故曰役。

毋拔來毋報往

此戒心之躁急也。兩毋字宜平。乃雙戒語也。但意實相因。拔來即報往之萌。報往即拔來之弊。拔報皆疾意。來往猶言進退。人之進修。其始貴有漸進之功。其終貴有持久之意。深造以道。斯得之矣。

按拔來報往。擬其狀之急耳。人的精力有限。幾曾有一日做得三五日事業的理。拔來指心不指力。這點躁心

一起。惟欲兼程倍道。纔快我心。所以作為太速。必然不達。意氣太猛。必然不繼。何也。拔來之人。全不安藏鎮定。耐不久者也。所以一做就銳。一挫即退。百凡進修皆然。戒之戒之。

士依于德游于藝 節

此會德藝之全也。德有常之理。為本。依附而立其本。藝萬應之需。為末。游衍而化其迹。會體用之全。斯完士矣。猶為工者。既依于制器之法式。又游于通變之論說。豈不為良工乎。

按德即仁義禮智信也。大凡學欲假理義來發動我心。機不是以我心死守這義理。依而游。則博雅之趣。足以

觸發我心。萬理變通。機神活動。方為有用之心。不然。欲以體理。而反為理所苦。併依亦無得了。藝即詩書六藝之文。法者規矩準繩也。說則有變通存焉。若器或利于古。而不利于今。則有說。故游之而不泥。此二句只引喻耳。

毋訾衣服成器 節

此待人修己之道也。人之衣服成器。不可訾毀其不善。徒取惡于人也。己之言語有疑。不可自我質成。當取正于人也。

按質成也。聞疑則傳疑。毋身質。與曲禮毋質同。上是非人之心。下是不是己之心。

○言語之美

二節

此保氏教國子六儀中五件欲國子隨在中禮意。要知每件皆有制外養中之意。前云保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此正輔翼之而歸諸道處。

夫世子一啓口皆言語也。其儀則穆穆焉。敬慎而和平也。皇皇焉。嚴正而華采也。世子在君所。此朝廷也。其儀則濟濟焉。或出或入。整齊嚴肅也。屬身容。翔翔焉。或翕或張。從容安舒也。屬手容。世子與祭則在宗廟。其儀齊齊焉。至齊而能定也。皇皇焉。如求而弗得也。世子乘車馬。匪匪行而有文。翼翼載而有輔。此車馬之儀也。世子車上鸞和之聲。肅肅而倡者之敬。雍雍而應者之和。此鸞和之儀也。蓋世

子之教隨在而有其儀。他日君天下。豈非盛德中禮之君哉。

按教之儀。教之心也。國子之儀。行將正一國之儀者。故教之宜密。周禮六儀。一祭祀。二賓客。三朝廷。四喪紀。五軍旅。六車馬。此章與周禮保氏六儀略同。然缺其喪紀。賓客軍旅。而增其言語。鸞和卽車馬中事。一云泛說。美讀如字。言君子一身之容。無在而不美也。亦通。

問國君之子

節

此皆父之對子。各致其謙意。社稷之事。祭祀軍旅之類。國君以社稷爲務。能從者。謂未當社稷之任。而已能供其事也。御者六藝之一。均御而有能有不能者。幼又有大小也。

樂人之事。如周禮大司樂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成大磬大夏大濩大武是也。樂人大司樂之屬。從事者。已能其事也。能正者。能正其美否。猶言能受教於樂人也。蓋國君尊。故以社稷言。大夫下于君。故以教子言。士賤。故以耕與負薪言。

○執虛如執盈

節

此言君子主敬之密也。蓋執盈與有人時。人情亦知敬。至執虛與無人。不免忽畧了。君子主敬之心。無時無物不在。敬。此正持盈之道。慎獨之功也。曲禮執輕如不克。卽執虛之謂。詩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卽入虛之謂。正君子隆禮處。

凡祭於室中

節

此明祭禮不可從簡之意。重祭上。燕則有之。正以明祭之無跣。凡君臣上下之祭。皆主于敬。非惟室中不跣。卽堂上亦不跣。若祭畢而燕享於室中。則室中雖不敢跣。而堂上可跣。燕主和。故其敬可少舒也。

按天子諸侯灌及饋孰。上大夫陰厭。及祭。下大夫士二厭。及燕尸。皆于室中。天子諸侯朝事坐尸。上大夫擯尸。皆於堂上。

未嘗不食新

句

此薦新之禮也。事亡如事存。有新物則薦于寢廟。示祖考

之嘗之也。若未薦而嘗，孝子不忍先食，禮也。止以嘗言，以物成於秋故也。月令特于孟秋言嘗新者，以此。

僕于君子

節

此御君子之儀也。儀字活，升下是該終始而言，始乘是未升之先，下行是既下之後，蓋升在君子之先，下在君子之後，始終一于敬，此凡御之禮也。其君子有貳車，而僕者乘之，朝祀之副車，則式以致敬，蓋朝祀尚敬故也。戎獵之副車，則不必式以致敬，蓋戎獵尚武故也。

按首句作冒，下皆御車之禮。末二句雖說乘車，亦是御車內事，所謂始乘則式者，乘朝祀副車耳。若戎獵佐車，雖始乘亦不式，還立車前，以待君子之去，有候以效勞

意。

貳車者諸侯

節

此言貴貴之禮也。此因上文乘貳車句，遂言貳車，貳車者以下，是貳車有多寡，以辨貴賤之等。細玩此三句，不重，不過只引出一個有貳車者之人耳。有貳車則貴矣，不齒弗賈，所以貴貴也。衣服服劔句，又推言之。

按周禮貳車，公九乘，侯伯七乘，子男五乘。此言諸侯七乘，舉中以該上下也。上下大夫皆諸侯之大夫也。降殺以兩，辨分也。乘馬，駕車之四馬，服車，所乘之車，服劔，所佩之劔。

其以乘壺酒

十節

乘壺酒束修一犬節。此例以多物獻人者。酒重脯輕。陳列重者於門外。而執輕者以將命。便也。其以鼎肉節。此例以一物獻人者。其禽加於一雙節。此例以一物獻人物多不盡執者。乃問犬名者。食犬無名。守犬田犬。畜養者當呼之名。謂若韓盧宋鵠之屬。蓋襲之加夫。禱與劔者。註卻仰也。謂仰蓋於函底之下。加函蓋於上。重合之。故云襲。爾雅。夫禱木劔衣。若今刀楯。夫字或作發聲。然則禱之一字。是衣之正名。當以繒綿爲之。謂木者非。穎是穎發之義。刀之在手。謂之爲穎。禾之秀穗亦謂之爲穎。枕之警動亦謂之穎。其事雖異。大意同也。

乘兵車

節

此軍旅兵刃行列之儀也。首句作冒。上二句言在軍之器。下二句言在軍之人。出軍則以刃向前。破敵之象也。凱旋則以刃向後。安國之意也。左陽。生道也。將軍行伍皆尊。尚左方。欲其無覆敗也。右陰。死道也。士卒行伍皆卑。尚右方。示其有必死之志也。一行列之間。而尊君親上之禮備矣。

○賓客主恭

節

此言五禮之要也。在各有所主。上見。賓客賓禮。祭祀吉禮。喪凶禮。會同嘉禮。軍旅軍禮。

交際以禮相示。故內非不敬。而以容貌之恭爲主。祭祀以誠感格。故外非不備。而以內心之敬爲主。喪與易寧戚。故主哀。會同所以申號令。嚴約束。故以詞氣明盛爲主。軍旅

禮記正義卷之十四
所以禦敵。故舍止經由之處。必慮敵之設險襲我。臨事而懼也。且隱情以虞度彼情。兵事露則不神。好謀而成也。此軍旅之所主也。

按賓客者。朝廷之賓客。周禮時見曰會。言無常期也。殷見曰同。殷猶衆也。王師有征伐之舉。則爲壇於國外。諸侯皆來會。王命以征伐之事。王十二歲不巡狩。則六服盡朝。王命以奉行之政。主詔辭嚴義正也。思險。以地利言。隱情句。又因思險。故密我情計也。以人謀言。主字與思隱齊看。以心爲本。

客爵居左

節

此鄉飲奠爵。見賓有獨尊之意也。鄉飲酒禮。賓坐南向。東

爲左。西爲右。主酌賓之爵。賓受奠。解于薦東。是客爵居左也。賓奠解於薦西。主酌賓後。賓取薦西之解。以酌主。是客飲主之爵在右也。若主人獻介之尊。介酢主人之爵。主人酌僎之爵。皆居右。蓋鄉飲所尊者。惟賓。雖介不敢與之並。而況于僎。故皆從主之類也。

贊幣自左

節

此明相禮之儀也。聘禮爲君贊相作冒。二句重詔辭上。幣特形之耳。幣貢于侯邦而納于贊者。其禮輕。由君之左。地道左卑也。辭命于天子而詔于贊者。其禮重。由君之右。地道右尊也。此其儀之異也。左右指君身上說。

酌尸之僕

節

尸雖神像。然子行不及君尊。則其僕亦不若君僕。人或未必知所重。而彼亦未必知所自重。故明酌尸僕。及僕受酌之禮如此。

尊者以酌者 二節

此言燕享列尊壺之法。上節示尊君之義。二節示專惠之義。燕享之時。君尊為上。尊者設尊之人。酌者酌酒之人。二人俱以南為上。尊者在南。諸侯之尊。以次而北矣。南為陽明之方。人君法天理陽者也。此儼然南面之義。非所以尊君乎。尊與壺皆有面。面有鼻。燕享時設尊設壺。皆面其鼻。取專惠之意。

按註疏。尊者之右。即酌者之左也。酌者之左。即南方之所也。只兩人俱以南為上。便了。上尊在南。列尊時。就有使君面尊意。面字活。面其鼻。如云尊者向尊壺之鼻。分明是尊壺之鼻向尊者。而記者倒折其文耳。

衣服在躬 節

此顧名思義之禮也。衣裳之制。有名必有義。既在躬。其義不在衣服而在躬矣。若不能因名思義。而體之于身。是懵然無知之人矣。故曰罔。

為人祭曰致福 節

此祭歸胙將命之辭也。攝主而為人祭。其歸胙之辭。則曰致福。見其敬于致祭。而得鬼神之享。以此福物致之。不敢私鬼神之賜也。其為已祭而致膳於君子。則曰膳者。不敢

當福。見享祀之美味。非他品之比。而以奉鬼神者養君子也。攝祭者其辭恭。主祭者其辭謙。此歸胙之異辭處。

○學記

按此篇泛記教學之義。與大學相表裏。

發慮憲求善良 四節

此見學所係之大也。三節皆主治天下事。總相趕講下。先以謏聞引出動衆。却以動衆引出化民。歸重到化民成俗上。由學不是立學校便轉得民風。畢竟要君身自明其明德。而後設學以教民。纔是有本之教。民方各自去明己之德。註云明德新民之事。要明白化民中。有許多格致誠正修齊治平工夫。非一朝一夕可致者。看由學乎語氣甚悠

遠終始典學。要人直致大成有終地步。又是立學深意。不可說淺了。

人君以務學爲急。如發思慮以求合法則。求善良以進用中材。此二者皆收斂謹飭之事。而非鼓舞作興之方。故足以小致聲譽。不足以動衆善心。就見賢德之士。體愛疏遠之臣。此大有爲之君。衆人之見聞者。必將興起向善之心。然而庠序未設。條教未陳。民又無所依據。而盡化于善也。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大學之道。明德以新民乎。此下又言教學之制。玉有質可以爲器。而不琢則不成。猶人有性可以造道。而不學則不知。王者建立邦國。以君長其民。必以立教立學爲先。教以業言。如後章離經辨志之類。

禮記說義集註卷之十四
學以地言。如後章塾庠序學之類。傳說之告高宗有曰。一
念終始。常在于學。此教學爲先之意也。

按憲字一云舊章。註訓法則。合會始得。聞譽動衆。在君
身上是極好了。但只善得一身。化不得民。終非出治之
本。化民成俗。就見成說。不着力。唐虞之於變時雍是也。
玉不琢四句。是起下文。不學學字泛言。與教字不同。不
知道。凡學開發人良知居多。道字廣。卽前講格致等理。
王者作總。建國兼王國侯國言。欲民知道。必先自己復
虛靈之體。不可說淺了。典字註訓常字甚好。學之心常
日久漸知道了。若暫學暫輟。豈得悟道。

雖有嘉肴

節

此承上文教學而言其有得也。首四句起下文。記者因人
知爲學而不知教人亦是學。故合教學說來。引說命之言。
是學固學也。教亦學也。正發証教學相長之意。

雖有嘉肴四句。見學之不可已也。然所謂學者。亦惟教學
兼舉而已。蓋學莫病于自足。惟學而師資於人。然後見人
之有餘。方知己之不足也。學莫貴于無困。惟教而無以待
問。然後自知其困屈。易爲人所窮也。惟知不足。則必求不
足之故。由我識見淺而體驗疎。豈非能自反乎。惟知困。則
必求所以困之故。由我神氣靡而退縮勝。豈非能自強乎。
夫自強生于教。教有長于學矣。知不足生于學。學有長于
教矣。教與學皆有益。故曰教學相長也。說命曰教學半。夫

禮記論語集注卷之十四
教居一半。言教有長於我也。學居一半。言學有長于我也。說命之謂。非卽教學相長之謂乎。

按善字要看。旣說至道。如何又說善。此乃仁義禮智之道。在人性中最良的物。所以爲善。弗學學字。暗含下文。學與教在內。知不足知困。主心說。自反自強。主用功說。此段益處。在教邊得來居多。何也。自反求。只求所未至。是一倍功力。到自強。旣要進我的見解去教人。又要思人的見解所到地步。比他先進一步。方可去教他。豈不是黽勉倍進工夫。勇往奮發。自然有心得處。至道中之善。豈不由自強而知。只就一人看。說命本言教人之功。居學之半。而此則謂教之功半。學之功半。以証上文教

學相長之意。亦斷章取義耳。

古之教者

二節

此言古者立學立教之方也。正與教學爲先遙應。有學以上立學之廣也。比年以下立教之詳也。小成者。雖非知至行盡。而明道進德有其漸。大成者。明德新民之體段已具。儼然一大人了。夫然後頂上節。然亦論理如此。見體立而用預意。玩足以字自見。

古者教學爲先。何以見之。古之立教者。家必有塾。塾者熟也。以成熟爲義。黨立一庠。庠者養也。以養老爲義。教塾之所升也。州立一序。序者射也。以習射爲義。教庠之所升也。皆鄉學也。而小學立矣。天子諸侯之國各有學。以教國子

及俊選之士。而大學立矣。其教之之法何如。彼入學太疎。則無以廣其類。故每歲皆有入學之人。考校太數。則無以游其志。故間年而行考校之法。其一年考校。視其能離絕經書之句讀。辨別趨向之邪正焉。其三年考校。視其能敬所習之業。而無怠樂朋徒之羣。而無睽焉。其五年考校。視其能博習。而不限程度。親師而嗜好訓誨焉。其七年考校。視其能講求學問之蘊奧。擇取益友之切磋焉。如此則蒙養正。而聖功有基。謂之小成矣。至于九年。則用力久而涵養淡。視其知之致。而觸類通達。無一之不知。守之固。而強立不反。無一之有奪。知行兼備。非止一節之善。不謂之大成。而何。以此大成之士。而官使之。以其所學施諸政治。足以化民於善。而成其美俗。近者安其德教。而悅服。遠者慕其德教。而懷之。此立教立學。養士於未用之先。化民易俗。收功于既用之後。大學教人明新之大道。固如此也。引古記以喻其意。言蛾子時時述學。啣土而成大垤。其卽學者由積學而成大道之謂乎。

按入學。入國學也。卽考校此大學之人也。考校獨言國學。舉國以例鄉也。離經乃致知始事。必由辨志。而至于強立不反。則爲力行極功。此小成大成之別。或謂離經辨志。初學者所爲。俊選而尚。以此考校之乎。不知俊選雖未必離經辨志。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子。獨不然乎。記文不拘如此。辨志。學者自別其邪正。只向于學便是。

敬業。是專心致志也。樂羣。是于同心相契洽。博學。如學經外。又泛及他經。親師。於訓誨服膺勿失也。論學。謂義理已明。能論說學之是非。取友。識人品高下。而取其善者爲友。知類。當照上加一視字。知類句。謂此理的源頭通徹得去。是知命耳順的意思。強立。是守之固。不反。是已能者不退轉也。要之。此大成之士。直從家塾黨庠州序中造起。到國學中九年時候。纔能成就如此。總說化民之難。正以見學之爲要。近服遠懷。就是化民易俗。無淺淡。大學之道。是因化民而斷其道之大。言陶鎔于始。凝成于終。其功力若此也。

大學始教

五節

此詳大學立教之意也。蠶等也。截。上歷敘大學之事。而各著其義。末結其爲教之大。而引言以明之也。

古者始入太學。有司釋奠于先聖先師。常服玄冠。今加皮弁。祭用蘋藻之潔。其敬如此。所以示學者尊敬道藝。使立爲學之誠也。小雅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此三者。皆君臣燕樂相勞苦之辭。祭菜之時。令肄習之。蓋示以教成。官使之義。於其始也。入學之時。大胥擊鼓以召學士。學士至。則發篋以出其書籍等物。蓋以鼓舞警動其志。使之遜順而進業也。其用夏楚二物。扑作教刑。警其怠忽。使之收斂威儀也。不及五年。卜禘之期。則不視學。以考校。所以優游其志。不求速成也。教者時而示之。而不盡語以其故。欲其體認。

而自得於心也。幼者有聽受而無問難。蓋以入道有序。不可踰躐其等也。凡此七者。乃大學教人之大理。在所當先矣。記言已仕而為學。則先其職事之所急。未仕而為學。則先其志意之所尚。其此七者為教之大倫。而在所當先之謂乎。

按大學以地言。提起看。比上節大學字不同。始字重。始教之時。正學士志意一新之會。故以此七者作興之。使之為終身學問事業根基。道字從先師來。詩書禮樂皆道所在。先師即先代明習詩書禮樂之人。皮弁服之尊者。菜謂芹藻之屬。物之潔者。敬道在學者身上說。特為師者因此致敬示之。蓋學道之益。全在一點敬心。看得

這道重。便知他其中義理深遠。自然用心研磨。纔有實得意趣。後面學之成就。皆從此點念頭造詣得去。所以將此事做入學第一件。小雅句註中誘諭字。要善看。聖人教人。令下便要他用。須學三詩。乃為稱職。小雅三詩。鹿鳴以燕羣臣。四牡以勞使臣。皇華以遣使臣。皆居官任職時事。曰肄者。歌之又歌。抑揚反覆。玩其旨趣。便要他做忠臣孝子。佳賓賢臣。使之勤進其德。克廣其才。他日居官爵而勞王事。庶能勝其任矣。非誘之以利也。其字指學者。下做此。入學句。入學廣言。又不止始教之始。孫從鼓字來。業從篋字來。學惟高亢自大。便于業不精。鼓聲謹。謹以進眾。最足消人粗鄙亢厲之心。遜有巽而

入之之意。以夏楚爲扑。正使收其威儀到心上去。內有誠實之心。而外有謹飭之貌。制外所以養中也。未卜禘句。禘卜日而行。故曰卜禘。時觀句。典籍名物。皆至理寓焉。教之時。時觀覽。待其憤悱。然後啓發。一云。時作當可之時。言觀者不可過。不可不及。當其可而已。太說深了。幼者句。舊註幼者未必能問。問亦未必知。若然。則列此等于學宮何爲。設有穎悟者處其中。能禁不知乎。蓋一問則辨復往來。便有與師互持之意。此惟成人纔可。若幼者則開其躁妄之心。啓其速成之意。踰躐漸次。有不可勝言者。故禁之。大倫倫字。作理字看。謂有義理在。只以大節言。似淺。引古記言。常說只重二先字。官之所先

在事。士之所先在志。教之所先在此七者。此索然無味。一云。旣爲大倫。則已仕之職事。先此。卽上教者之事。未仕之志意。先此。卽上學者之志。總不外此七者。一云。官士串看。盡爲官教人之事。以成士人爲學之志。立于上行于下。而在所當先之謂乎。二先字與大字相呼應。二說俱有理解。

大學之教也 二節

此言大學時教有得心之益也。重居學上。藏修息游。亦重游息邊。串看。下節正是得心處。重安其學上。要知安其學。卽前安弦安詩安禮也。親樂信又是安中所得之益。末引言以証之。時教二句。與藏修二句對看。前是教者事。後是

學。者。事。但。善。學。須。從。善。教。中。來。必。重。教。者。邊。要。看。得。融。洽。
大。學。之。教。人。也。四。時。之。教。既。有。正。業。卽。下。弦。詩。禮。也。而。退。
息。之。時。又。有。居。學。卽。下。操。縵。博。依。雜。服。也。大。學。教。人。之。法。
備。矣。然。正。業。不。忘。居。學。者。何。蓋。凡。學。之。道。能。興。然。後。能。安。
能。安。然。後。能。樂。也。樂。當。好。字。看。時。教。有。弦。習。弦。於。學。而。不。
操。弄。於。退。息。必。不。能。手。安。於。弦。而。相。得。矣。時。教。有。詩。詩。詞。
多。依。託。物。理。至。博。也。講。詩。於。學。而。不。博。求。於。退。息。則。無。以。
驗。物。理。之。實。而。於。詩。詞。必。有。危。殆。不。安。者。矣。時。教。有。禮。制。
禮。有。服。極。其。繁。襍。習。禮。于。學。而。不。觀。雜。服。於。退。息。則。無。以。
識。制。度。之。詳。而。於。禮。文。必。有。彷彿。者。矣。不。與。二。句。卽。申。上。
六。句。說。以。上。言。居。學。之。廢。足。爲。正。業。之。害。正。見。居。學。不。可。

無。也。故。君。子。至。末。承。上。來。時。而。藏。于。學。校。則。修。其。弦。詩。禮。
之。正。業。使。所。習。者。專。而。志。不。分。又。退。而。燕。息。則。游。其。操。縵。
博。依。雜。服。之。居。學。使。所。養。者。純。而。藝。愈。熟。庶。功。無。作。輟。而。
學。底。大。成。此。大。學。之。教。備。時。敏。之。功。也。夫。然。故。承。上。藏。修。
游。息。來。安。親。樂。信。至。不。反。皆。心。得。實。際。總。正。業。居。學。盡。之。
安。其。學。也。所。養。者。熟。而。無。扞。格。焉。感。師。之。訓。誨。而。心。悅。誠。
服。焉。感。友。之。切。磋。而。志。合。心。孚。焉。信。理。之。根。心。而。知。明。守。
固。他。岐。不。得。亂。焉。得。心。之。深。如。此。是。以。雖。離。師。友。而。終。身。
無。叛。道。之。非。也。此。皆。時。敏。之。功。而。遜。以。入。之。敬。以。體。之。者。
也。由。是。資。深。逢。源。妙。道。不。盡。兌。命。曰。敬。遜。務。時。敏。厥。修。乃。
來。其。卽。此。藏。修。息。游。而。安。親。樂。信。不。叛。于。道。之。謂。乎。

按古之道。退息之時居多。所以極重居學。居之時。恐其以燕獨置此心于荒疎。必使其心用在學上。恐其心太死了。必以游之意活其機括。正業之精。功力全在與藝中。自師所授曰正業。自學者所習曰居學。縵亦絲樂之屬。蓋燕樂也。周禮鐘師磬師皆掌縵樂。故以操縵爲禱弄。愚見調緩急統于操字內。一云操急也。縵緩也。弦琴瑟之屬。春時八音皆學。弦者舉八音之一而言。博廣也。依謂依倚也。謂依倚譬喻也。不與其藝二句。一云藝成而下。亦君子所不廢。不作總上。思之亦自有理。藏息實字。以地言。修游活字。以功言。惟教者備其法。斯學者密其功。藏謂入學受業時。若東序。若瞽宗。若上庠等處。修

謂省察克治。息謂退息私居時。游者玩適厭飫之謂。學操縵等藝是也。安其學。卽上文安弦等之安。下離師根親師來。輔卽友也。根樂友來。不反根。信道來。總根安其學來。敬遜謂宅心惟一。順序以進。而不傷于迫急。務時敏。謂專力不二。勤勉以求。而不失于怠緩。厥修日新月盛。方來而未已也。

今之教者

節

此根上二節。言今人之教也。夫然後以上與首節相反。夫然後以下與次節相反。今之教者。不曉經義。但詐吟長咏。以視篇簡而已。旣自不曉義理。而外不肯默。乃多發問辭。以訊問學者。若已有解之然也。而所言又不止一端。不能

禮記說義纂言 卷之十四
得其要領。進人不顧其安。躐等而進也。使人不由其誠。不肯實用其力也。教人不盡其材。不能因材而篤也。教者之所施。常至于悖逆。學者之所求。每見其佛戾。徒滋乎口耳。無益於心得。則與時教必有正業者異矣。况居學乎。故學者隱其學而不安。疾其師而不親。但苦其進之難。而不知其得之益。其業必不終。雖終其業。亦倏得倏失。去之必速。以用功間斷。不安不樂故也。教之所以不成。其由此在上諸事乎。

按曰。進曰使曰教。一意而變文也。實知此一理。而後使之別窮一理。是謂由其誠。能行此一事。而後教之別爲一事。是謂盡其材。否則使之不由其實。教人不盡其材。

也。師所施以教者。非人所欲。則我常悖逆於人。學者所求於師。非師所長。則人常佛戾于我。此言師道之不行也。隱不稱揚也。謂不明其師之所學。故不能稱揚。教之不刑。與其此句相連。

大學之法

三節

此歷舉大學之教法。而明其爲善喻也。救人之失。當禁于情欲未發之先。如先示之誠。以杜其僞。先示之禮。以防其淫。是也。以其有先事之防。無後事之悔。故謂之豫。長人之善。當迎其可教之幾。如不憤不啓。不悱不發。是也。以其不失之先。不失之後。故謂之時。施之而不踰其節。優游厭飫。由好而樂。由立而權。是也。以其順乎人之所可至。不强乎

人之所不能。故謂之遜。人各相觀而進于善。如人有善我取之。我有善人取之。是也。以其人人相厲而並進。猶兩物相摩而並精。故謂之摩。此四者教行而有功。則興起而不廢。墜矣。教之所由興也。次節與上節相反。已發而後爲之禁。則欲動情勝。蔓不可除。將牴牾而不勝矣。時過後命之學。則聰明智慮。不及前時。雖勤苦而難成矣。凌節褻施。而不孫。則驟而語之。無緒可尋。必壞亂而不修矣。獨學而無友。則離羣索居。無所取輔。是孤陋而寡聞矣。此下又比上進一步。由是燕私之朋乘之。必不責善而相與以慢其師。燕游邪僻。必惑于外誘而廢墜正業。有此六者。則師雖教而學者卒不能領畧。教不由是而廢乎。三節君子既知教

之所由興。又知教之所由廢。興則舉之。廢則戒之。故能成就後學。可以爲人師也。故君子之爲人師而教喻也。示之以入道之由。而不牽率。其必進作。與其志意之所向。而不沮抑之。使退開其從入之端。而不竟其所通之地。道而弗牽。則循序漸進。從容自得。而和強而弗抑。則精神百倍。所向無前而易開。而弗達。則因端倪。尋究竟。而自不能已于致思。和易以思。皆學者深造之益也。而教能使之如此。故曰可謂善喻。此之謂可以爲人師。

學者有四失

節

此言教人貴知其心。是欲在根本上救正意。首二句言教者當知學者之失。便合知心意了。下原當知之故。知行得

中就是善。過不及就是失。長善正以救失。宜串看。
夫救者救其失也。而學者有四失。教者必先知之。何謂四失。人之學。或聞見多而有他岐之惑。失之多。或聞見孤而無反約之地。失之寡。二者皆以知言也。或兼人而謂無難事。失之易。或自畫而不復求進。失之止。此二者皆以行言也。四者皆心爲之。而實原於氣稟。蓋惟氣稟殊。故用心異耳。此正根本差失處也。知心之失而救之。正是去其病之根而教之也。長善救失。如長以約禮之善。則多之失自去。長以博文之善。則寡之失自去。長自反之善。則易之失自去。長自強之善。則止之失自去。教之責在救失。而救失本于知心。此學者之失。教者貴知心與。

按多才有餘者。寡才不足者。易俊快者。止鈍滯者。心之莫同心一而已。無多無寡。無易無止。何有不同。此是認賊作子。自生岐頭耳。一云多寡易止。還要說好些。多者從道學問之說而失之者也。寡者從尊德性之說而失之者也。易者狂之流。而視天下事無難爲者也。止者狷之流。而僅僅自守者也。此皆是本質上病。可以中道救之。醫家所謂本治而標自化者也。儘說得通。

善歌者使人節

此見教以傳心爲主。而不在多言也。首二句卽善歌以例善教。使字着力。其言以下。乃使人繼志之實。約達微臧罕譬喻六件。皆師之言也。不可將喻字屬學者說。可謂繼志。

亦以師言。所謂微發而不竟其說。使人有所玩索而自得之也。

善歌者。非徒自善其聲已也。以吾之聲。道人之聲。使人和而歎之。必人聲無間于吾聲。而後謂之善歌。善教者。非徒自善其志已也。以吾之志。道人之志。使人思而繹之。必人志無間于吾志。而後謂之善教。使人繼志何如。彼詞所以達意也。今教者。不過簡切之數語。而徹上徹下。義理昭然。是約而達也。言所以明善也。今教者。不過平易之常談。然言近指遠。至理攸寓。是微而臧也。以至設喻。將以感人也。今教者。比方之詞少。而感動之意深。比物醜類之中。足爲引伸觸類之地。是罕譬而喻也。此三者。皆不盡言。而使學

者自思繹而得之。所謂此以心感。彼以心應。蓋有渙然水釋。怡然理順者。學者之志。殆與師而無間矣。不謂之繼志而何。

一說。善歌者二句。謂善於歌者。倡起其聲。而不終曲。使人和而歎之。以繼續其聲。然後歌者之聲終。善於教者。開示其志。而不盡言。使人思而繹之。以繼續其志。然後教者之志盡。儘好。

君子知至學

節

此見師道之大也。爲君也。以上推師備爲君之道。故擇之當慎。擇者。擇其知難易美惡。而能爲君長者也。引記正見當慎擇意。

夫明君務學必擇師師豈易為哉人之至學有難易者其質有美惡也君子教人必先知其至學之難易因其易而知其質之美因其難而知其質之惡於是引其難而抑其易勸其美而沮其惡然後循循善誘不拘一途而廣有曉喻矣能博喻然後能以道淑人因材而篤而能為師能為師然後能為長即推其所以教人者以治人也能為長然後能為君即其所以治人者以治國也師道裕乎君道如此則師雖不曾直學為君而君道于此寓便似習學為君底一般是師也者乃人君之所從學以為君也故擇師必慎以求得其人而後可也否則不得能為君之師無以學為君矣記曰三王四代所以治者匪但能作之君也亦以

其有師能作之師耳蓋師賢則君賢君賢則治隆其即師所以學為君而當慎擇之謂乎

按鄭註美惡說之是非也如罕譬而喻言約而達是為美反此則為惡也不合陳註為君為長不外旌善懲惡推其教人者能治人推其治人者能治國非實事只論理耳君道在師道中人君安得不就師而學之只重學為君上曰為君便有許多化導訓誨下民的責任就如師之陶鎔其徒一般所以必在師道內討出君道來三王合虞為四代

凡學之道嚴師 節

此見人主貴虛心也首二句言學當嚴乎師師嚴二句推

禮記疏義卷之十四
嚴師之故。是故以下。究嚴師之實。在不臣上見。蓋君所受學之人。須養其氣節。氣節高。纔能折抑人主。而使之虛心聽我。所以嚴師之道。在不臣。爲尸一邊輕。

凡人君之學。尊隆嚴重其師之難也。蓋人君務學。多爲勢分所拘。非有樂道忘勢之賢君。不能。故爲難得之事。君嚴其師。則師自嚴矣。道尊者。教道尊嚴。足以立天下之表也。敬學者。一心體認。民不敢忽視其師傅也。一嚴師而道尊。敬學如此。此師之所以當嚴也。然嚴師之道。固嚴於心。亦待以不臣之禮而已。是故君之不臣于臣者二。當其爲尸。則全于君。全于父。故弗臣。當其爲師。則爲其道。爲其學。亦弗臣。不觀大學之禮乎。天子養老于大學。老更不佻。詔告

學士。雖以善言告於天子。特西面而不北面者。蓋以北面臣位也。老更有善言之廸。亦師道所在。今無北面。是不處以臣禮。乃尊師之道。當如是也。信乎爲師弗臣也。此天子之尊其師也。旣慎擇之。又嚴重之。則君道立矣。

按此節全重道尊二字。道尊在教者身上說。敬學在學者心上說。道者人君受學之本。臣民明理之源。君之虛心。關民學之敬不敬。要以人主虛心爲一節之綱領。師尚父受丹書于武王。王東面。師尚父西面。是也。爲師弗臣。正是嚴師。詔天子無北面。正是弗臣。一步實一步。一說。凡字汎看。兼元子適子卿大夫士之子民俊皆在。

民卽敬師之人。如元子等。百姓亦在內。後曰君曰天子。

即重以明輕也。

善學者師逸

節

此示學者以進學之道也。要重善字。善學在師逸上見出。蓋借師以收功。而不靠師以着力。是于己心上有得者也。故為善學。善問在先易上見出。蓋不苦其心機。所以終能通其心竅。是于理脉中有悟者也。故為善問。善待問在從容上見出。不驟洩夫至理。所以能終不藏夫至理。是于傳心處有得者也。故為善待問。且善問善待問要解得明。先其易至以解。以善問正言。易字節目字解字。俱在攻堅木上影出。叩之至盡其聲。以撞鐘正言。而善待問見出。有此不同處。

學之道。學問而已。而有善不善焉。善學者引而不發。開而弗達。何嘗過費師心力乎。逸也。有卓爾之機。有躍如之妙。所得功效。倍于師之之教。及其成也。又歸功于師焉。不善學者反此。善問者如攻堅木。蓋洒掃應對。與精義入神。只一理耳。善問者循序漸進。緩急得宜。先問其理之顯者。後問其理之精者。及其久也。更相論說。不惟易者先明諸心。而難者亦冥會其精。蓋因所明以通所蔽。引伸觸類。自相証通。曉也。其與攻堅木者。先其文理之易。後其盤錯之難。久之難者隨之。而迎刃以解。何以異哉。不善問者反此。善待問者如撞鐘。蓋理一也。以一節言曰小。以全體言曰大。且此理又包涵無窮意味。難盡也。善待問者隨所問之異

而能答隨所問之詳而能盡。故人以小叩之則小鳴。人以大叩之則大鳴。待其擊之以從容也。然後盡其聲。何以異哉。不善答問者反此。此非進學方法哉。蓋善學善問。則人心之理。悉取為我心之真益。在己之學。豈不日進。善待問。則吾心之理。悉吐為人心之真得。在人之學。豈不日進。故曰皆進學之道也。

按攻堅木者。先易處。易處既通。則堅節自迎刃而解矣。故善問者似之。物自解脫為解。相說以解。言相証而通曉也。撞鐘者急擊。便無餘韻。必待人徐擊了畢而鳴。則有優游不盡之聲。故善待問者似之。從容優游不迫之意。如攻堅木。如撞鐘。皆在正意上講。不必作兩樣解。更

便

記問之學

節

此見學貴心得也。因上文善答問不善答問而又言此。記問謂豫誦雜難雜說。主講時為學者論之。則無得于心。而所知有限。故不足以為人師。必也心源澄徹。聽學者之所問而隨語之乎。必所得于心者深。所知于理者盡。然後能博喻而為人師。然聽語中。亦有不可拘者。如心求通而未得。口欲言而未能。是力不能問也。然後語之。正是迎機之教。不待問而語者也。如語之而不知。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雖舍之亦可。雖問亦不語也。然則在師者固當以心得為施教之本。在學者亦當以心悟為受教之地矣。

禮記說義纂言 卷之十四
一說記是記誦問是訪問聽語謂聽語以聰而得學者
淺深生熟于言意之表隨所至而告之也一據已所有
以告是剽切之學一因人所疑以啓是自得之學故不
同舍之不是棄之也此時彼心方窒與之語既不悟矣
暫舍之待他反覆思索再來問時語之亦是聽語

良冶之子

節

此言學以有漸君子當深造以道意馬前截上卽人物習
事之有漸下明君子進學之有序大旨天下事只從易邊
做去自有機括自有通透門路所以件件做得成爲學漸
進竅脉深造機關全在此處君子要務學先要察得此理
到

蓋冶鑛難精而裘軟易紉良冶之子必先學爲裘而後可
漸進于冶弓勁難調而箕曲易製良弓之子必先學爲箕
而後可漸進于弓車重難駕而馬反則易馴故始駕馬者
反繫馬于車後而後可漸駕車此皆自易及難自粗及精
人物始學之序如此君子察于此三者則其于道也亦自
易以入難由粗以入精自可有志于學之序而下學上達
深造自得矣要得循序漸進意

按必學爲裘仍見其家錮補穿鑿之器也補器者其金
柔乃合有似于爲裘補續獸皮片片相合以至完全也
必學爲箕仍見其家撓角幹也撓角幹者其材宜調調
乃三體相勝有似乎爲楊柳之箕和軟撓之而成也

古之學者比物 節

此言古人以物明理之學也。首句作冒。乃是正意。下則申其故也。以鼓水學師喻物。以聲色官服喻理。見物無當于理而理弗得弗明。此古人所以必比物而醜類也。大旨此節只要看無當二字。謂取來比方的物。與我所欲明之理本無專主。若專此理之一物以明一理。反泥而不通。惟盡類而窮究之。則趣博機活。其間精髓微義。自有相通之處。而理不患不明矣。此君子明道第一要法。
彼古人以理有未明。卽物可以窮理。故以理比方于物也。而又卽物類之同乎理者。於以因此而識彼焉。是果何故哉。蓋天下事。有不相關而理實相須者。如鼓于五聲。本無

所主。然合樂者不得鼓。則無以成諧和之聲。水于五色。本不相屬。然繪畫者不得水。則不能成章明之功。學于吾身之五官。本無所主。然學以明理。理有未明。則不能修治五官。而使之各得其職。師于族黨之五服。本無所與。然師以明道。道有未明。則不能聯屬五服。而使之各親其親。君子例觀于此。所以必比物醜類也歟。

一說。此節况君子務學親師之急也。學與師是正意。而以鼓水引起。物理且然。而况于學。又况于師乎。則志學求師。不可以已。以視鼓水聲色。正所謂比物醜類也。以鼓水二項爲客。學師二項爲主。卽鼓水而得務學親師之急。非窮理之至。孰能與此。

君子曰大德 二節

此進學者以務本也。首節舉聖人天道有本之用而言。君子之學當先務其本。下卽三王祭川務本者以明爲學務本之意。大德三句屬聖人。大時句屬天道。然亦不必拘拘平對。大旨志本是培養心源道理。人看未發時氣象。那大德大道大信大時的理都一一在內。此處看得工夫到。則萬理脉絡都會在一心。本原自盛大。心爲衆理之源。理爲吾心之委。靜養一心而使源在委先。是之謂務本。君子曰。人固不可不志于學。而學又不可不志於本。不得其本。則德任一官已耳。抑知天下有大德焉。性天之真無一不備。不但專一官之美也。小道任一器已耳。抑知天下

有大道焉。率性之機神化莫測。不但拘一器之用也。至誠無息。期許俱無。是曰大信。而可約之信。不足拘聖衷之真確矣。元化周流。榮枯錯見。是曰大時。而截然之時。不足盡天道之歛散矣。夫聖人天道。惟有本故耳。君子學爲聖人。而求合乎天道者。察于此四者。則還其性體。以爲擴充之地。完其天真。以爲來復之機。自不容已矣。次節不觀三王之祭川乎。三王祭川。必先河後海者。蓋水之來處曰源。水之聚處曰委。或爲水之源。河是也。或爲水之委。海是也。委不可以先源。故海不可以先河耳。夫以源視委。源爲本矣。先源後委。是先務本矣。此之謂行祭務其本也。豈學爲聖人天道者。可不有志於本乎。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四
終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五

陝西涇陽楊梧鳳閣 著

兄 楠龍棟 定

姪昌齡三開

紹齡七來

男延齡九如

孫 惺慧益較

○樂記

按古有樂經。疑多聲音樂舞之節。而無詞句可讀。故秦火之後無聞焉。漢興。制氏世為樂官。頗能記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理。其言義理。則此篇是也。武帝時。河

禮記說義纂言 卷之十五
間獻王采撰樂記二十四卷。劉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又各不同。此蓋斷取二十三篇內之十一篇。餘有十二篇。其名猶在。二十四卷。此無所錄也。卽於十一篇中。亦刪取要畧。非全文矣。篇中大旨。不過體用兩言而已。蓋其體也。法天地之陰陽。本人心之和序。以制禮樂。故其用也。贊天地之陰陽。管人心之和序。以成極功。其實一理也。然以樂名篇。而篇內多互言禮。何也。蓋禮樂二者。缺一不可。然必先有禮。而後有樂。周子常言得其序。而後和。故禮先而樂後也。此記者之深意也。

凡音之起由人 節

此論樂本之事。首二句作冒。論樂始於人心。下皆發明此二句意。大旨。人心靜涵樂之本。動該樂之全。從感物後。想到那未感之前。喜怒哀樂無著時。有多少妙境。看得這裏透徹。便知天地間中聲源頭。註中虛靈不昧二句。是樂之張本。惟聲由虛靈中感之而出。感的也正。出的也正。所以辭意相應。而能變。能成方。及聲容兼備。樂於是始成。

大凡樂音之初起。皆由人心之動而生也。蓋人心本靜。而所以動者。感於物而使之然也。心感物而動。情也。有情則不能無言。故形之爲單出之聲。聲之辭。與中之意相應。自然生清濁高下之變。卽其變之中。清濁有序。高下有節。相和相應。而成歌詩之方法。則謂之雜比之音。而宮商角徵羽之兼備矣。由是比合其成方之音。而播之八音之樂器。

禮記註義卷之十五
及協之文武之樂舞。夫如是，則有聲有容，而終始條理已備。故謂之大樂。從此看來，樂之音，非始於人心之感物而何。

按此節首二句，從外說入裏來，以啟其端。人心以下，從裏說出外去，以申其實。總一樂生於人心之感盡之。凡音音字包樂言，物字該得廣。世道之盛衰，政治之得失，百凡事體之順逆，有感於外而觸於中者，皆是。聲自起口而言，不必說到成辭句。聲與意相應而成一句之辭，則就中字句，自然有清濁高下。故曰生變。言生出變態來。方法也。成方，猶言成曲調也。言以此辭作為詩歌，使叶五音，不可增損改易，是此變又成方體。成文不亂也。

故謂之音。音者，雜比五音而為言也。比音貫下，聲容二項，而樂樂字是樂器。如琴瑟簫管之類，干，盾也。戚，斧也。武舞所執。羽，翟也。旄，旄尾也。文舞所執。樂師有帔舞，有羽舞，有皇舞，有旄舞，有干舞，有人舞。此樂之大概。始於人心，終於器數，如此。

樂者音之所由 二節

此詳心之感物，而因及慎感之原也。首二句承上文而申言，作過文。其本指樂之本。是故以下詳言人心之感物。此節就在上節之中。因上節未說出許多條件，故復明言之。只重心之感而聲之噍殺等意輕。

由是觀之，比音而為樂，是樂者音之所由生也。然其本則

不在音而在人心之感於物焉。是故以感於物者詳言之。凡人喪所欲則哀。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蓋哀則氣鬱。故噍竭而無澤。氣歉。故減殺而不隆也。得所欲則樂。其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蓋樂則詞氣發揚。故闡盡而無餘。詞氣從容。故舒緩而不迫也。順其心則喜。其喜心感者。其聲散而無積也。逆其心則怒。其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蓋怒則其氣不平。故粗而高急。其氣不和。故厲而猛暴也。於所畏則敬。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蓋敬則主一無適。故直而無委曲。是非不掩其實。整齊嚴肅。故廉而有分際。可否各得其歸也。於所悅則愛。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蓋愛

則與物無競。故和平無乖戾。不拂人情。故柔順無亢厲也。合而觀之。人一心耳。而性情具焉。性體寂然。有何名相。是哀樂喜怒敬愛六者。非性也。乃感於得喪順逆畏悅等物。而後動而為情。遂有六者之可指。此所以生變成方。而音樂是出也歟。

按其本。不就音說。乃樂之本也。本是根本。非始初意。中間六感字。與前後二感字。義雖同。然中間是言聲從心感出來。前後却言心自物感。有兩層意。六聲字與上節形於聲之聲字同。六以字聯說。言不徒噍而又殺也。樂是長久之歡。喜是一時之悅。

是故先王節。只承感於物而動說。禮以道志六句。慎感之

實同心出治句。慎感之意。志聲行好。俱要根心字出。庶得感人心意。民心同則治道出。串看治道不是禮樂刑政。此又是禮樂刑政以后事。

此承上言性雖本善。而情之感物。能必其一一中節乎。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人。之政焉。慎感何如。禮之儀節。一歸於敬。民習禮。自然動作收斂。而無邪僻之志。樂之聲容。無非一和。民習樂。自然心氣和平。而無粗厲悖逆。如是而有不能者。資稟之不齊也。則政以教之。而齊其不一之行。如是而猶有不率者。蔽錮之漸深也。則刑以罰之。而防其奸。是禮樂刑政。雖有四者。然一以爲本。一以爲輔。相成而不相悖。其極致一歸於慎感而已。先王如此爲治。所以同民之

心。而昭顯吾之治道也。蓋人人涵濡於禮樂。而無不能之行。不率之奸。自然哀樂喜怒愛敬。皆中其節。天下如一人。而心無不同矣。風移俗易。而太和在宇宙間。治道豈外於是耶。

按先王慎感人。之政。所以兩字著實。有意味。慎是先王心裏許多詳審斟酌工夫。禮樂刑政。是慎心裏發出來。的。所以可同民心。可成治道。志者心之所之。在寂而待感之界。此際在道處得力。聲者心之所發。心和則聲和。此際在和處得力。其實禮以飾外。而言道志者。揆本也。言動皆粗。而獨言和聲者。舉其切於咏歌者也。一其心之行。使同歸於中和而後已。防其心之奸。使不悖於中。

和而後已。所以同民句。言先王慎感本意如此。

凡音者生人心 節

此詳政之通於音也。諸說謂之音已上。作已成的樂音看。治世之音以下等音字。是里巷歌謠者。俱非。若上段作樂音說。首節已說過了。何又道這一段。此節聲字音字。都作民間歌咏說。聲是傳誦怨恨之聲。音就是此聲編成曲調。燦然可聽的。此情動於中之情。與前情字不同。乃感於上人之政而動之情。聲音之道。道字不可輕輕作道理看。乃他精神命脉所流貫之情也。通者相爲一而無痕迹之謂。所云政和則心和。心和則音和者是。

且先王慎感人之政。以同民心。出治道者何。正以凡樂必有音。閭巷歌謠之辭。其生於人心乎。蓋人心感政治之物。而情動於中。則感於言而聲形焉。此時雖言哀樂之事。未有調也。聲又不足。而作爲歌謠。其次序有清濁。節奏有高下。五聲爲曲。如五色之成文。而謂之音矣。是音者生於人心之感物也。故世治則音之形於民者。優游自得而安焉。欣喜自適而樂焉。由其君政事和諧。感民心以安樂之道也。世亂則音之形於民者。怨上之使我至於此。怨上之所爲失其道。由其君政事乖戾。感民心以怨怒之道也。國將亡。則音之形於民者。哀已之窮而思得賢君。由其君政事淫虐。使民困苦。感民心以哀思之道也。觀此可見音生於人心。而其道未嘗不與君政之得失相關也。夫音之哀樂。

由於政治之得失。人君可不慎所以感之乎。

按上節只言政之感人。未說到聲音與政相關切處。故又從人心說起到政上去。以見慎感之道。在慎其政也。首五句輕感物物字。指上人之政言。即下政和等感物而動。分明是個情了。故直云情動於中。治世亂世亡國。俱指見成說。政字虛通者。以政事感通之。非孚契之謂也。

宮為君商為臣 三節

此正見樂之與政通也。首五句作總。五者不亂。倫理正而為治國之音也。宮亂五句。倫理不正而為亂國之音也。五者皆亂五句。倫理廢而為亡國之音也。末以亂亡為戒。

首節申明治世之音也。君臣民事物。有實實的道理。而君臣當各盡其理。以為民事物之主。即下文通倫理之脉。宮音至濁。有包裹眾音之意。與總攬萬物者相似。故為君象。商音次濁。為臣。臣所以輔君。而日有事機。但少減於君。比宮之與商。有相須之位分。實有交代之責。角音半清半濁。為民。蓋民有作事用物之責。而聽君臣之役使。居尊卑之中也。徵音次清。為事。事由人成。象事理之各有其緒。而不相混也。羽音至清。為物。事必用財物。象物之各成質而不相妨也。五音之象如此。豈徒比擬之間。而實有貫通之妙。故世之治也。君明臣良民安事治物成。五者各得其理而不亂。則五音和諧而不敝敗矣。

按宮商等。卽聲音之播諸樂器者。惟聲音有清濁高下之變。聲濁者尊。清者卑。故播諸樂器。有宮商等之異。怙懣。敝敗也。無怙懣。只是和意。宮屬土。商屬金。角屬木。徵屬火。羽屬水。此五音者。八音中皆有之。註獨舉絲音。蓋以例其餘。非專指絲也。宮音亦不專指黃鐘。蓋十二律還相爲宮。特以始於黃鐘。故姑就黃鐘言耳。宮下生徵。徵上生商。商下生羽。羽上生角。三分損一者。三分之去一分也。三分益一者。三分之添一分也。如黃鐘之律。其長九寸。每寸九分。九九八十一。是爲宮聲之數。三分損一。以下生徵。則去二十七。得五十四也。餘以類推。次節申明亂世亡國之音也。宮亂則樂聲荒散而無統。由

其君之驕恣而不能爲主於上也。商亂則樂聲欹邪而不正。由其臣壞亂而不能承君於下也。角亂則樂聲憂愁。由其政虐而民怨也。徵亂則樂聲哀慘。由其役繁而民勞也。羽亂則樂聲傾危。由其征斂無藝。費出無經。而財用匱乏也。此各音之亂。猶未至於滅亡也。若五音皆亂。則是君臣民事物互相凌越。而謂之慢也。如此則國之滅亡。近在旦夕矣。

三節卽前代之音以驗亂亡之事。見當先正倫意。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以其音之所形。知其君臣民事物皆失其理。近於迭相凌之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以其音之所形。知其上無道揆而政散。下無法守而民流。政散

禮記正義卷之十五
故民喪其忠誠之心而誣上。民流故各行其淫蕩之私而不可止也。音之關於治亂滅亡。其不爽如此。非以其道與政通也哉。

按鄭衛之音。卽今鄭風衛風所載之詩也。衛詩三十有九。而淫奔者四之一。鄭詩二十有一。而已七之五。是鄭尤甚於衛也。故夫子獨言放鄭聲。舉其重耳。桑間。疑卽衛風桑中之篇。蓋衛風淫亂。世族在位。相竊妻妾者也。濮。水名。在衛地。濮上。紂靡靡之樂也。

凡音者生於人心 節

此極言君子知樂之妙。而歸於實得也。凡音句爲通倫理句。張本不重。此節只看爲能知樂一句。知字因通字來。禮

卽寓於樂中。下文審與幾。總是個知之到。節中政字禮字德字。都是倫理的理字中所包藏的奧妙。倫理中之條貫經緯是禮。此物在政事間就是治道。禮樂皆得。心中融會和序一原。而得之也。直至得的地步。方完成個知樂。

夫聲成文謂之音。是音生於人心喜怒哀樂之感也。而音之成樂則與君臣民事物之理相通者也。蓋惟其生於人心。是以通乎倫理。此樂之妙也。而世止於聲音間求之。豈知樂者哉。是故禽獸無論已。卽僅有識之衆庶。亦不可與也。惟君子道有所通。爲能於通倫理之樂而知之焉。其知樂也。審聲以知音之得失。審音以知樂之得失。審樂以知政之得失。至於知政。則聲氣之原具於身。而戒其政之乖。

法其政之和。凡君臣民事物之治道。已全備於知中矣。此所以爲知樂也。然豈徒知已哉。是故不知聲之理者。不可與言音。不知音之理者。不可與言樂。無得故也。知樂則知其所由生。聲氣之元。卽倫理之統。禮先而樂後。不其幾而得於禮也乎。幾禮而禮得。知樂而樂得。禮樂皆得。則中正和樂不素不偏。纔謂之有德。德者言實得此和序於吾心也。君子之知。卽君子之得。因知禮樂而贊之也。

按樂通倫理一句。已見得禮樂合一了。此後反覆言君子之知樂。只重倫理上。爲能知樂且虛說。必知聲知音。而後有以發知樂之端。必知政備治。而後有以要知樂之終。治道備。緊承知政來。備只是正倫。心尚未有設施

意。則幾二字有意。則者見貫通之自然也。幾者辨晰其精微之極也。樂通倫理。理卽禮也。未有明禮而不知樂。亦未有知樂而不由禮者。雖有知明處。當兩意。處當尚後一層。惟君子爲能知樂。至治道備矣。知禮樂之合一也。末又歸到實得上。見禮樂之合一也。有得方謂之知。一串看。聲音樂政。只就好邊說。若兼美惡。則幾字得字俱說不去。皆得皆字不可忽得也。就指得和序說。此釋德字之義。見非襲取意。

是故樂之隆

節

此承上文有德而明先王制禮樂之意也。首四句且虛提。清廟大饗二股。方實之。隆樂不極音。重禮不致味。非謂不

極音致味。方爲隆樂重禮也。蓋極音致味。則發洩而無餘。此不極致中。包涵甚廣。故曰有遺。直到教民平句。方是先王主意。

夫樂必有音。樂之隆宜極音矣。然至樂雖少不得音。有播於音而不盡於音者在。何極音也。禮必有味。禮之重宜致味矣。然至敬雖少不得味。有寓於味而不專於味者在。何致味也。奚言乎非極音也。鼓清廟詩之瑟。樂之隆也。朱其絃而聲則濁。疏其越而聲則遲。一唱三嘆而和者寡。此其音質素而已。然音雖質素。一本道德。細而聆之。風之移。俗之易。一此音之餘韻焉。至今在也。奚言乎非致味也。間舉禘祫以祀先禮之重也。尊以玄酒爲尚。俎以生魚爲薦。太

羹無滋味之調和。此其味質素而已。然味雖質素。寓乎誠敬。徐而泳之。本之報。始之反。一此味之真趣焉。至今存也。由是觀之。先王之制禮樂也。豈爲口腹耳目之欲。而思以極之哉。人道自正。失其正者。自好惡不平。始正教民。卽不極不致之間。求遺音遺味之妙。庶可以平其好惡。而還反於人性之初。是所貴於禮樂之教也。奚求之音味云。

按瑟兩頭有孔。疏通之。使相連。孔小則聲急。孔大則聲遲。大饗禘祫也。玄酒在五齊之上。俎有三牲。而兼載腥魚。謂薦血腥之時。至薦熟之時。皆亨之而熟。魚則始末不亨。故云俎腥魚。非極口腹。卽於玄酒腥魚太羹上見。非極耳目。卽於朱弦疏越上見。平好惡。反人道。一反一

禮記說義纂言 卷之十五
正。非有兩層。常說人人好善而惡惡。是爲平好惡。在在風移而俗易。是謂反人道。細玩與上文不相蒙。人情中原無紛華。故冲雅澹泊。而以質素爲好者。是人道之正。惟正性爲世情所汨沒。則聲希味淡之本體失。而好華惡質。好文惡素。人道胡由得復。平者使欲與理衡。而好理惡欲。適得其恰當之則。而本來之真性日反也。總之音味淡素。便自有個平的意況在。

人生而靜

節

此因上文平好惡。而推好惡無節之害也。大旨人道之正。從何處見得。只把人生而靜。并感物而動。機括看來。便見得人道的真本色。此只言人生有欲。無節乃亂。則先王制禮樂以平好惡。夫豈得已哉。

先王制禮樂。將以教民平好惡矣。然好惡何從而生乎。彼人生而好惡之情。至靜未發。一中自在。此便是性。此性雖具於已。而實原於天之賦予也。一感於物。而好惡心便萌動於中。是已發時的知。此便是欲。此情雖動於欲。而實根於性天之流行也。然其所以感物而動者。蓋由人心虛靈。原自有知。物來而此知知之。然後見可欲而好形。見可惡而惡形。此乃欲之不能無者。但貴於有節爾。苟無存養省察之功。則虛靈之知。無節於內。物至之知。引誘於外矣。然及此時而能反躬以求之。猶或可制。若又不能反躬。以至性天之人。化爲攻取之物。滅天理而窮人欲。由是悖逆詐

禮記卷之七十五
偽以爲心。淫佚作亂以爲行。以強脅弱。以衆暴寡。以知詐
愚。以勇苦怯。疾病者不得其養。無告者不得其所。而大亂
作矣。好惡不平。一至於此。人道何由而正乎。

按人生靜而爲性。性動而爲情。情動而爲好惡。三項一
直說下。物至知知。就承感物來。天之性。性之欲。且說理。
物至知知二句。方屬人身上說。上知字是體。下知字是
用。言性發爲情之機。又在於心之知覺也。在動之前。不
是感物而動之實。性之欲。欲字不可說壞。言其欲有所
好。欲有所惡。而未形於外。形則有迹。而可指矣。好惡形
處。只以物字還他。好惡所由生。如此。固有自然之節在
也。有節則性存情當。而人道正矣。知誘於外。比無節於

內進一步。不能反躬。比知誘於外。進一步。

是故先王之制節

此節發先王制禮樂之意也。是故字緊頂前節好惡無節
來。制者因吾心和序創制之法也。註因字極重。見非遠於
人情者。不悖要看得心悅誠服的意思出。謂身習之而心
安之也。惟王道因乎人情。故人情安而不悖。人情治則王
道完成無缺。蓋因治功之成。而知治道之備也。前章言出
治道。則四者之始。此章言王道備。則四者之終。

夫好惡不平。人道不正。凡以情欲之無節也。是故先王以
人情不可以太侈。不可以太嗇。因人之情以爲之節。蓋顯
示天下以無敢踰。無可簡。而雖有無窮之情。不得不約。未

達之志。不得不勉。其實何如。哀之於喪紀。情也。因而制爲衰麻之精粗。哭泣之久近。所以節喪紀。不使之過而傷性。不及而忍親也。樂之於安樂。情也。因而制爲鐘鼓之八音。干戚之二舞。所以和安樂。而使發乎性情。止乎義理也。因其有男女之欲也。爲之昏姻。以合二姓。冠笄以責成人。所以別男女。而不使之相瀆亂也。因其有交接之事也。爲之射鄉。以合長幼。食享以合賓客。所以正交接。而不使之忘尊讓也。合而觀之。禮節民心。而行無過不及。樂和民聲。而言無所乖戾。王道其有本矣。又政以率其怠倦。而使禮樂之教無不行。刑以防其恣肆。而使禮樂之教無敢踰。所以爲之輔也。禮樂刑政。四者皆王道也。通達於天下。而民無悖違之者。則好惡平。人道正。而王者之治道。尚有不備也哉。

按先王因人情而爲節文。固不徇人之情。亦未嘗拂人之情。總是得中意。人爲猶爲人也。鐘鼓兼八音。干戚兼文舞。男昏女姻。男冠女笄。有大射鄉射禮。有鄉飲酒禮。有飯爲主之食禮。有飲爲主之饗禮。使主以仁接賓。賓以義接主也。夫制禮所以爲節也。樂所以爲和。亦曰節者。樂雖和不流。是所以爲節。以至別男女。正交接。此爲人爲之節者也。禮節樂和。就本文上見出。行之防之二之字。指禮樂四達。謂四者之教。達於天下也。就上人節民和民一民防民言。不悖。則下之人自節自和自行自

禮記說義纂言 卷之十五
防而從於上矣。王道備。歸重在不悖上。若非治功有成。卽禮樂刑政自在。未可以言備也。

樂者爲同

節

此詳先王救禮樂之弊也。通主治民說。同異是禮樂之功。用在先王制作上看。親愛是人心感化。卽民治也。禮樂原自合一。流離則用禮樂者偏勝之弊。便自不行。以下皆詳救弊之道。或以禮樂相資而救之。或以刑政爲輔而救之。或以仁義爲本而救之。無非欲其無弊。而復其相親相敬之舊。故曰民治行。

樂主於和。和以統人之同。而流通其情意。禮主於序。序以辨人之異。而分別其尊卑。此禮樂致用之初意也。惟其同。故樂行而民相親。親生於情合也。惟其異。故禮行而民相敬。敬生於分定也。此禮樂並行之功化也。如此宜無弊之可言矣。世人岐禮樂而二之。於是有一於同而樂勝者。則其弊流而不敬。不敬不可言親。一於異而禮勝者。則其弊離而不親。不親不可言敬。不知禮不可無樂。樂不可無禮。情意欲其浹洽。而體貌欲其明辨。所以合而飾者。正禮樂合一之能事也。故導民以禮而禮之義。截然其不亂。則貴賤有等而不流。導民以樂而樂之文。藹然以相接。則上下以和而不離。此禮樂相資救弊之道也。然道無爲而易玩。又當輔之以法。故禮樂得中者爲賢。所當好也。偏勝者爲不肖。所當惡也。好惡著。則賢不肖別矣。又其甚者。惡不徒

惡而刑以禁之。好不徒好。而爵以舉之。則政事均矣。然法有限而難久。又當先之以本。故本吾心之仁以愛民。而存惻怛於節文之中。則不惟有樂以爲禮之資。而又有仁以爲樂之輔矣。本吾心之義以正民。寓裁制於慈愛之內。則不惟有禮以爲樂之資。而又有義以爲禮之輔矣。救弊之功至此。可謂至矣。是以民治行而無流離之弊也。上言王道備。言爲治之具。此言民治行。言爲治之效。

按首八句止言禮樂。未著爲治者。下文方屬在人君上說。合者於相敬中恩意乎。飾者於相親中節文辨。相資救弊。是禮樂並舉。論其理耳。義立文同。方實用禮以飾貌。用樂以合情也。義只是一個序。自其隨事得宜曰義。

立者。是秩然於人身。雖極親和中。有不相假借意。便是禮行樂中。文只是一個和。自其有理而不亂曰文。同者是流浹於人心。雖極嚴厲時。自有相便安意。是樂行禮中。義立文同。就上人立禮樂之教說。貴賤上下。泛指當時尊卑等人。仁義固有之德。見之行禮作樂之間者。慈愛懇切。嚴毅果斷。乃自心之用處說也。此皆上之人。用自已仁義以愛正斯民。使民皆以仁義自相愛正如此。此節緊要在合情飾貌。而尤緊者在仁愛義正。把禮樂直歸愛敬良心上。方真切。搜剔得流離的病根著。不曰治民而曰民治者。見此親敬之道。原斯民自然之治。至此而無不行耳。

樂由中出

節

此言禮樂本體之妙。而及功化之盛也。樂由中出二句。此禮樂之本。由中故靜二句。此禮樂之體。大樂必易二句。此禮樂之妙。樂至無怨二句。此禮樂之效。揖讓而治二句。此禮樂之證。天子不怒六句。樂至則無怨也。合父子三句。禮至則不爭也。樂達禮行。全重在天子身上。天子不怒。就是樂至。天子如此。就是禮至。不必另討。

彼樂何由興。欣喜歡愛之和。出於吾心。由中出也。禮何自作。進退周旋之序。著於吾身。自外作也。夫樂出於吾心之和。故聲容之間。情意安舒。有從容。無紛擾。何靜如之。惟禮作於吾身之序。故容貌之間。威儀交錯。有條理。無鄙野。何

文如之。樂至於靜。斯大樂矣。雖有聲容。不過一和以貫之。而無矯拂之勞。非必易乎。禮至於文。斯大禮矣。雖有儀節。不過一序以貫之。而無苛瑣之煩。非必簡乎。禮樂本體之妙如此。治效當何如耶。蓋易則樂斯至矣。以此至者和天下。凡感於樂者。各得其所。而無怨。簡則禮斯至矣。以此至者節天下。凡感於禮者。各安其分。而不爭。夫不怨不爭。則爲君者。可揖讓無爲。而治天下。其原由於禮樂之至。故曰禮樂之謂也。當此之時。寇盜之暴民。懾服而不興。藩屏之諸侯。賓服而不叛。惟諸侯賓服。故兵革可不試。惟暴民不興。故五刑可不用。由是百姓相安於閭里。而無受兵受刑之患。天子垂拱於朝廷。而無加兵加刑之怒。天子如此。則

禮記說卦纂言 卷之十五
至和流通。而樂道達矣。所謂樂至則無怨也。自天子而言。既自合和父子之親。推明長幼之序。而又立尊長養老之教。以敬四海之內。無不各親其親。各長其長焉。天子如此。則至序流通。而禮道行矣。所謂禮至則不爭也。
按樂中禮外之說。蓋自制作而言耳。必有辭讓之心。而後有威儀之節。禮未始不由中出也。其曰易簡。則一貫之旨在其中矣。註如乾易知不勞。坤簡能不煩。是比擬語。前面只說禮樂本體。樂至禮至。是聖人之用禮樂。體不靜文之妙。會易簡之精。一身而極和序之至。至者。無以復加之謂。無怨不爭。便有以此和序之至。敷之天下。而天下各得其和序意。

大樂與天地

節

此見禮樂之情。統天人之同也。此節以感人為主。首六句。只要推禮樂之道大。以爲感人。張本。明則二句。只就上文見出。不必另討。殊事以後。推感人之故。又從感人而生者也。在天地曰和節。在禮樂曰同和同節。在人情曰合敬同愛。其實一理也。

夫天地以陽生萬物。有自然之和。以陰成萬物。有自然之序。而人得之以生。故其機相通。一或失之。則天地不位。而萬物不育矣。惟聖人以至和作夫樂。至節制夫禮。故能上感天地。使無愆陽。無伏陰。而與天地同其和節也。惟同和。則生氣流行。而百物各遂其性。惟同節。則辨別尊卑。而祭

禮記言義纂言卷之十五
祀以安其位。由此觀之。則在聖人者。有禮樂以達和節之道。而上贊乎幽。在天地者。有鬼神以運和節之用。而下應乎明。其實一理也。特以幽明之分。而異其稱爾。此禮樂之配造化也。夫造化且不違。况人心乎。吾見四海之內。感同節之理。無不合敬以相接焉。感同和之理。無不同愛以相親焉。此禮樂之感人心也。所以然者。此禮樂之情。原只是一愛敬。禮之三千三百。事殊矣。樂之五聲六律。文異矣。不過以愛敬散於事與文之中。而要其合。只一愛敬盡之。明王有二道乎。故揖遜放伐。禮之事雖異。特與治亂之時並耳。文德武功。樂之名雖殊。特與文武之功偕耳。豈所論於愛敬之情也哉。禮樂之情。惟合敬同愛。其合造化而感人

心也。以此。

按大樂二句。言禮樂本體之所合。和故二句。言禮樂成功之所助。天地之和。如周流和同是。節。如高下散殊是。上文必易必簡。已涵有天地意。至此直指天地言之。下和節。亦帶著同字意。百物不失。言能以和昭著化育。是大樂贊之。祀天祭地。言能以節辨別尊卑。是大禮贊之。獨言祀天祭地者。禮莫重於祭。祭莫重於天地也。鬼神二氣之靈。把造化之和節。人心之愛敬。翕聚一團。以舒慘開合於兩間。其屈伸運用。總之仁近樂是愛。義近禮是敬。可見天地間之鬼神。卽造化之仁義。人心之愛敬。卽人心中之鬼神。聖人以一氣者感之。安得不合而同。

四海合敬同愛。本於上以禮樂爲教。這合同字生於四海。下二合字。却生於殊異。不可混看。如此字。緊頂上幽明來。謂禮樂鬼神相爲調贊如此。禮者殊事二句。是禮樂本情。原有是愛敬。四海感之。自合敬同愛。明王相沿。是情之不可變也。故事二句。正說明王之相沿處。不重事名上。註中蔡氏之說。括盡樂記大旨。

故鐘鼓管磬

節

此承上言禮樂有情有文。而明其待人而行也。器就物言。文就人言。對情而言。總謂之文。情是隱於中之道理。卽上節愛敬者是也。作述明聖俱平看。無抑揚之意。末句是從上文看出。見明聖之名。未可以易得也。

奚言乎異文合愛也。金革之聲而爲鐘鼓。竹石之聲而爲管磬。文舞所執而有羽籥。武舞所執而有干戚。此樂之顯於物而爲器者。執此器矣。身容有屈伸。頭容有俯仰。位列有綴兆。行止有舒疾。則又治飾於此器而爲文者。而合愛之情。寓於其中矣。奚言乎殊事合敬也。簠簋以盛地產。俎豆以盛天產。規模之品。節曰制度。脩飾之華。采曰文章。此禮之顯於物而爲器者。用此器矣。行有升降。位有上下。步有中規矩之周旋。服有宜質文之裼襲。則又治飾於此器而爲文者。而合敬之情。寓於其中。所以作述之者。豈易其人哉。故知情者。心通造化之精。於和序之理。別有一種妙悟處。斯能察事物之幾微。而創新其規制。識文者。撫古今

之跡於和序之道。自有周匝不漏處。斯能因前古之遺緒。而脩明其遺闕。作者之人。豈待於學而知哉。乃建新開始。獨闢前聖未有之事業。是謂聰明睿知。生知之聖人也。述者之人。豈遠遜生知哉。乃刪定補緝。能脩古道未墜的精神。是謂穎悟貫通。學知之明人也。從來明聖非虛稱。必有所傳述。開先者在。正以其能述作之謂耳。禮樂將不待於若人哉。

按羽籥以竹為籥。而插羽其端。為文舞。樂之文。獨言舞者。指人之易見者言。舒疾猶言遲速。舞者之節也。制度宮室器皿之類。文章衣服旗裳之類。情謂理趣之淡奧者。文謂節奏之宣著者。知有契合意。不止聞見之知識。

有志記意。不止詳察之識。知情則兼得乎文矣。識文亦可因文會情矣。能作能述。根上知識說。禮樂之情自在也。不知他原有這段發揚昭著的真意。何能取其情而見之。制作禮樂之文亦在也。不識他原有這段不可磨滅的精意。胡能取其文而見之。著述末二句。只申轉上明聖意。正要歸到知識上。

樂者天地之和 節

此言禮樂效法之本也。地制分。上重禮樂看。下重聖人看。上言禮樂之和序。本於天地之和序。所以必明於天地之和序。然後能興禮樂也。前章同和同節。猶二之也。此却言禮樂就是天地之和序。更深了一步。兩作字兩制字。一正

一反。口氣緊相粘。明字最淡。聖心先明其理。又是高一層事。

樂以和爲主。是卽天地之和也。禮以序爲主。是卽天地之序也。此二句。只和序二字盡之。何也。蓋天地之和。陽之動而生物者也。氣行不乖。故百物得和。而皆以氣化。天地之序。陰之靜而成物者也。質具有秩。故羣物得序。而皆以質別。聖人仰觀於天。見陽氣之和。而播諸聲音。運動不居。皆氣之爲。是樂由天作也。俯察於地。見陰質之序。而制爲典則。一定不易。皆質之爲。是禮以地制也。此樂禮所以爲天地之和序也。不明乎天地之序。而過於制禮。則禮必紊亂而失序。不明乎天地之和。而過於作樂。則樂必暴戾而失

和。此禮樂不法天地之弊也。故聖人明於天地之和。不過充之和也。而後興其得中之樂。則法天地者。依然一天地之和矣。明於天地之序。不過肅之序也。而後興其得中之禮。則法天地者。依然一天地之序矣。其興也。與天地同體。其成功也。不與天地同用哉。

按前言同和同節。以成功之所合而言也。此言樂者天地之和。禮者天地之序。以效法之所本而言也。和序禮樂。或統言天地。自其理同者言也。或分屬天地。自其所切者言之也。理一而位殊。言異而意同也。過制則亂。二句。大有道理。從來不曾說和序不可過。獨此處發之地。制以上。推禮樂原頭。下歸重聖人心中。然後是難詞。天

禮記論語纂註 卷之十五
地之和序自有正氣。決不過的。卽有時而過。是其氣數之偶乖。其理則不過也。只說明天地之和序。不曾說明天地不過的道理。何以爲制作之本。明者正明。此不過的道理。此所以同和同序也。前章知禮樂之情者能作。正是此旨。

論倫無患

節

此明禮樂之義之精。不同於數之易知也。制也以上。只重個義之難知。惟君所獨知意。下舉數之易。正見惟君明其義也。大旨難知的理。緊要在官與制裏面。樂情之和猶可知。而以心之和爲此官之妙處。禮質之序猶可知。而以心之制。疑此質之妙處。豈可易知。蓋欣喜歡愛不是一念的。

喜樂實著一段致中和學問。養得個天地位萬物育景况在胸中。方纔此意形見。莊敬恭順。是脩己以敬工夫。已到氣候。方纔此貌形見。豈一時粉飾得來。

夫樂雅頌之詞。義理無窮。而足爲論說律呂之音。高下有次。而可堪比合。渾然一和。而無不和之害。此是樂之本情。而在人之作樂者。必欣喜歡愛發之中節。則心先和矣。始可以宣足論之詞。可以宣有倫之音。本心和而樂亦無不和。此非作樂之官主乎。夫禮行之也。中而無過不及。立之也。正而不偏不倚。秩然一序。而無頗僻之邪。此是禮之本質。而在人之行禮者。必莊敬恭順。恰當其則。則身先序矣。始可以行天下之中道。立天下之正位。本身序而禮亦無

禮記疏義卷之十五
不序。此非行禮之宰制乎。此禮樂之義也。惟聖賢君子知之。若夫施之於器。播之於聲。用於宗廟社稷。事乎山川鬼神。此禮樂之數爾。聖人君子固習而通之矣。而凡民亦可與知焉。蓋禮樂有義有數。二者固不相離。然義則精微而難知。數則顯設而易曉。故特別而言之。欲人淡揆其本也。按此節亦正是知禮樂之情者能作意。情質二句。言禮樂自具中和也。官制二句。言人之用禮樂者。當先具和序之德也。論倫就是無患。中正就是無邪。不必又轉一層。欣喜八字。都在心上說。方與官制切。順訓柔川。一云當作慎非。

王者功成作樂

節

此原禮樂所由作。而因及其用之人也。襲禮截。上似就制禮樂說。下似就用禮樂說。然總之理一也。王者聖人。總是。一人。以位言爲王者。以德言爲大聖。末段禮樂處。有樂備禮具意。大聖處。有功大治辨意。

夫禮樂何由而制作也。自我建立。而開一代之基。曰功成。則作樂以象之。所以詠歌休澤。俾勿壞也。自民歸服。而成一代之治。曰治定。則制禮以節之。所以昭垂典則。持其亂也。樂惟象功。故功不同而樂因之。其功大者。其樂備。如舜揖讓以有天下。而韶盡美。又盡善。是也。若武王之舞干戚。不如韶之盡善。非備樂矣。其功可知。禮惟飾治。故治不同而禮因之。其治辨者。其禮具。如上古質慤以爲治。而郊設

禮記疏義卷之十五
血大饗腥是也。若後王之薦孰亨。不如古之精誠。非達禮矣。其治可知。五帝迭興。其時殊矣。隨時有作。故少皞之大淵。顓頊之承雲。帝嚳之九招。帝堯之大章。帝舜之大韶。樂不必相沿。而其備則一也。何者。功俱大也。三王代作。其世異矣。與世推移。故夏之尚忠。商之尚質。周之尚文。禮不必相襲。而其具則一也。何者。治俱辯也。禮樂之原於治功如此。用之者豈易其人哉。故奏樂而窮極。則有流而忘返之憂。行禮而粗畧。則有偏而不舉之弊。凡以道德不至。故禮樂不行爾。及夫敦厚於樂。而和樂不流。不至於憂。禮儀備具。而周密各中。不失之偏。其惟大聖道全德備者能之。以此見禮樂非聖人不能作。亦非聖人不能用也。

按功成治定制。禮作樂。俱是一時事。作樂俾勿壞。制禮持其亂。意重看。下六句一正一反說。功大樂備。有情文兼至意。治辯禮具。有本末俱舉意。干戚四句不重。承上文而反言之。便是不可如註指出韶武。亦不可遂指武爲劣也。禮之具者。可通天下萬世。故變具爲達。無兩意。則憂在樂極後。樂原非極於聲音。用樂者極於末而忘其本。則樂反增憂。則偏在禮粗後。禮原非止於粗節。用禮者得其粗而遺其精。則禮反偏失。及夫二字。緊頂敦是篤厚和平。作樂有節意。極則不敦矣。敦自然不憂。粗則不備矣。備自然不偏。

天高地下

節

此詳申禮樂與聖人合一之教也。近禮以上，造化肇禮樂，是效法所本。從地以上，禮樂同造化，是成功所合，皆是虛論。理如此，故聖人以下，纔實著聖人說。應天二句，應效法一邊，明備二句，應成功一邊。大旨註中自然二字要味。天地散殊，合同光景，是自然之禮樂也。禮樂惟由自然而出，故有從天配地妙用。聖人看得世間無制作把捉之，則此理湮塞晦滯，殘缺滲漏，而造化亦幾乎毀。到天地官的地步，無非以自然合自然也。說樂不離仁，說禮不離義，這纔是天地間的實理。聖人把天地的仁義妙處，悉收盡在制作內，所以能應配天地。

夫天地異高下之位，而萬物散殊於其中，莫非序也。而禮制自然之序，已行於此矣。氣流有不息之機，而萬物合同化生於其間，莫非和也。而樂情自然之和，已興於此矣。以同流合同言之，春夏之作長，乃天地以愛養爲心，生物之仁也。以高下散殊言之，秋冬之收藏，乃天地以裁制爲心，成物之義也。天地何有仁義可名哉？卽其生育肅殺之意，而仁義之理在矣。夫仁，氣之和也。樂之聲音，皆氣之爲，而以和爲主。仁不近於樂乎？義，質之序也。禮之儀則，皆質之爲，而以序爲主。義不近於禮乎？終有天人之別，故不曰同而曰近耳。此禮樂之本也。及其成也，天地本和，樂之功，又加厚之，使作者益作，長者益長，以助其和之不及，是和也。陽氣之伸而爲神，爲天所以生物者，散其和，是依循陽之

神氣而從天作長也。天地本序。禮之功又分辨之。使斂者不忒。藏者不愆。以助其宜之不及。是宜也。陰氣之屈而為鬼。為地所以成物者。別其宜。是安定。陰之鬼質。而從地斂藏也。此其功之所合如此。聖人有見於仁。近樂。義近禮。天地已先有此禮樂在。但不宣洩而發揮之。則精神妙理。不能調補以成功。而其運用也。亦無力矣。故法天之和。作樂以應天之作長。法地之序。制禮以配地之斂藏。直至禮樂之精微。寓於制作者。昭然顯著而明。且經曲皆序。聲律盡和。而又備也。則天生物其職。有敦和者。以贊助之。而得生之職。地成物其職。有別宜者。以贊助之。而得成之職。是始焉。法造化為禮樂。故終焉。以禮樂贊造化者如此也。

按首六句。只說造化有自然之禮樂。禮樂法造化意。却在言外。天高地下。非天尊地卑之謂。乃天氣上騰而天高地氣下降而地下也。萬物散殊。各正性命。不復混淆也。行者露端之意。不息以天地言。與高下相反。合同以萬物言。與散殊相反。興者造始之意。春作以下。正推明此二句。禮行樂興處。且勿露和序字樣。至近處。方以同一和序發揮。纔妙長。比作進一步。藏比斂進一步。仁義非天地之所有。而以屬之天地者。不過借其慈愛斷制之意。以形容其理耳。大都樂只是一和。禮只是一序。以天地全體言。高下散殊是序。不息合同是和。以分布四時言。春夏之仁是和。秋冬之義是序。近者對全體言。亦

是理之大體相近似也。率有依循意。和既敦。則莫不循其理而無所屈。故能率神。居有安定意。宜既別。則莫不安其處而有所歸。故能居鬼。神者陽之盛。所以從天。鬼者陰之盛。所以從地。兩從字。當順字看。有天地不得專擅意。應天配地。言聖人制作效法。尚未有贊助意。直至天地官始見。官者朝廷設一官。必有一職。天地能生成萬物。正天地之恪守官職處。

天尊地卑 二節

此申言聖人制作之所本也。前節如此以上。實作聖人制禮本於天地說。後節取法造化。在如此以下。始說這兩節要看他摹寫天地間之別與和。就是畫出一般。此以實理

為文。故極其切。

天尊地卑節。此言聖人制禮。本於天地之別者如此。即前天高地下三句意。此節或先言天地而不及禮。或先言禮而後言性命。或天地與禮合說。古人文字。固不拘拘於對待比擬也。

天地有尊卑之位。則君臣之分定於此矣。山澤有高卑之勢。則自公侯以至庶人。貴賤之體別於此矣。陽動而饒。陰靜而乏。則禮之經曲異矣。五倫之道。以類而處。五禮之施。以事而分。皆本於人之所受。天之所賦。典禮之中。自然有此尊卑厚薄之等。非聖人以私意聚分之也。天有日月星辰之象。則法之以為衣服旂常之章。地有高卑大小之形。

禮言說義纂言 卷之十五
則法之以爲宮室器具之制。由此言之。則禮之有別。豈非天地自然之別乎。

按天尊君象。地卑臣象。有出命順命意。澤卑賤之象。山高貴之象。專以諸臣言。有貴隆賤殺意。太極動而生陽。陽之動也。發生長育而靜者。於是乎伏。是爲動之有常。太極靜而生陰。陰之靜也。收斂歸藏而動者。於是乎息。是爲靜之有常。聖人法而制禮。如以大爲貴。主於隆盛。以小爲貴。主於減殺。小大於是殊也。方親義序別信之道也。類卽父子君臣長幼夫婦朋友是也。以類聚者。如親行於父子。義行於君臣。序行於長幼。別行於夫婦。信行於朋友。使各安其位。而不相假借。物之事。如吉凶軍

賓嘉是也。羣者事之所行。不止一端。分而辨別之。如吉禮以樂邦國。凶禮以哀邦國。軍禮以固邦國。賓禮以和邦國。嘉禮以親邦國。使各從其事。而不至紊亂。若此者。以天所賦之命。人所受之性。自有綱常倫理。其間尊卑厚薄不同。天地性命。已是聚其類。分其羣。聖人特因而聚之。分之耳。外註劉氏之說。勿從。

地氣上齊節。此言聖人作樂本於天地之和者如此。卽所謂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也。雖有天地陰陽字。只以天地爲主。陰陽天地之氣也。雷霆風雨等。皆是二氣流行天地間者。百物皆天地所化生。故謂之百物。四之字指氣。四以字猶爲也。大旨。聖人之聲容。倣像其綱縕摩蕩之機。

流行變化之意耳。豈不是天地之和。看來聖人這許多制作的巧處。都是天地間渾成的道理。何曾強生一件出來。可見天地能造成聖人的心機。聖人造不得天地的玄機。夫地在下。氣則上騰。天在上。氣則下降。地氣上躋。是陰摩陽也。天氣下降。是陽摩陰也。陽摩陰。是天氣播蕩也。陰摩陽。是地氣播蕩也。吾見二氣之鼓舞。則爲雷霆。搏擊迅疾。於是乎有聲。二氣之奮發。則爲風雨。散之潤之。於是乎盡利。二氣運而四時行。一寒一暑之互推也。二氣暄而日月明。或晝或夜之迭見也。由是細溫化醇。天地化生之萬物。皆資始資生。而百化興焉。造化之和如此。而自然之樂情肇矣。聖人法之而作樂。其間五音六律之理。如高下法躋

降之常。倡和盡摩蕩之妙。鼓舞象雷霆。周旋象風雨。終始象四時之動。繼作代日月之明。百度萬舞象百化流行之盛。蓋造化有自然之和。聖人不過法之以作樂。故曰樂者天地之和也。

按天位乎上。地位乎下。天地不交。則不泰。故上下之位。雖不可易。而呼吸之薰蒸。瀰漫布濩。下者上躋。上者下降。盈宇宙間。皆是氣之交結。相摩。卽在躋降中看出。相蕩。只在相摩中看出。但以氣言。則爲陰陽。以體言。則爲天地。相摩。謂彼此相入。如陽動陰靜。循環無端是也。相蕩。謂彼此相播散而不翕聚。如天生地成。交致其功是也。雷霆有聲。故曰鼓。風雨發出。故曰奮。一說百化興焉。

禮記疏義纂言 卷之十五
是記者撮合同而化而樂興焉之語。而簡其文也。若但解作萬物化醇。則興字無著落。且下文如此無所承接矣。甚有理。

化不時則不生

節

此申上文兩節之意。見制作必本天地之和序意。不時無辨。就禮樂言。所謂乖氣也。不生亂升。就天地言。所謂致異也。二句皆卽失邊以例得也。若禮樂得其和序。足以召天地之和序。而致祥矣。是天地與禮樂感通之情也。不然。聖人之制作。何爲而必法天地也哉。

按化不時。由樂之和不足以鼓和也。此是推原說。男女無辨。言禮之不序。將何以別宜乎。此是直說。化貴其和。

春先夏秋先冬。亦未嘗不貴其別也。男女貴其別。兄弟睦。夫婦和。亦未嘗不貴其和也。此互文以見意。以男女一事盡禮者。有夫婦然後有父子君臣等也。天地之情。還重參贊邊。情字作理字看。天地間之實理。有感必應。謂之情。

及夫禮樂之極

節

此言禮樂贊造化。而聖人明其功也。渙厚以上。總是形容禮樂充塞流行。天地氣化可到去處。禮樂都到了。若分配不足以見充塞兩間之妙。以天地作主。陰陽鬼神。天地之用。高遠渙厚。天地之體。天惟上故曰極。地惟下故曰蟠。陰陽變動的故曰行。鬼神往來的故曰通。高無際曰窮。遠無

方曰極。深厚無底。止曰測。註中無顯不至四句。分貼講不妥。著太始居成物的妙處。全在極蟠行通窮測等字內。著不息二句。就禮樂說。緊接上句來。一動一靜。亦在禮樂上說。乃是把上二句合說。而言其盡了天地之功用也。禮樂云。只是歸功於禮樂。令人曉然知禮樂之爲重耳。若聖人只招揭名頭以示人。有何用。

此節承上言禮樂之失。既足以致異。及夫樂出於自然之和。禮出於自然之序。則和序之理。充塞流行。上至於天下委於地。而天地之間。無所不之。故分而爲陰陽。則此理與之並行。妙而爲鬼神。則此理與之相通。星辰高遠而窮極之。山川深厚而測入之。禮樂之用如此。吾知乾元知萬物

之始者也。今樂發達於陽之所生。則有以著乎其位。而始物者不得專其始。坤元作萬物之成者也。今禮安定乎陰之所成。則有以居乎其位。而成物者不得專其成。夫太始之化。不息者也。樂著之而昭著其不息之化。則不息者天也。而實樂之爲也。樂其天之所以爲天乎。成物之體。不動者也。禮居之而昭著其不動之體。則不動者地也。而實禮之爲也。禮其地之所以爲地乎。夫著不息一動也。著不動一靜也。天地之間。非禮以著靜。卽樂以著動。禮樂之生物成物。已舉天地之間而盡之矣。但百姓日用而不知。故聖人昭揭以示人。於其靜也。不曰地而曰禮。見別宜而從地成物者。禮之功用也。於其動也。不曰天而曰樂。見率神而

從天生物者樂之功用也。所謂作樂應天。制禮配地。明備而天地官者。此也。

按及夫二字。根禮樂效法天地來。極天。同一氣行不乖。意。蟠地。同一質具有序意。陰陽鬼神。高遠深厚。俱以禮樂貫。渾渾說下。不可分屬。以上言禮樂貫造化。以下言禮樂參造化也。相承說下。著太始居成物。從上三句見出。是收上文之辭。太始。百物之始生也。著則是著落在太始上。有附合安頓意。居則是占了成物之位。而安處意。尚未是贊。到著不息二句。是舉其全體大用。有贊助意。天也地也。天地之間也。雖從上二句來。却是起下文之辭。天地之間。正是禮樂。有此句。末句方有下落。兩個

一字活看。卽此一動而生。一靜而成。天地間之功用。不過如此。自此之外。無餘事矣。故字要玩。於其靜而名之曰禮。欲人體其序而贊地於其動而名之曰樂。欲人體其和而贊天。有示教之意。

昔者舜作五絃節

此言天子作樂賞臣以爲民也。舜作五絃。是大舜爲民之心。夔制樂賞諸侯。亦爲民也。德盛字要玩。下教尊時。孰就是德盛處。大旨諸侯勞於民。天子以樂賞之。中間有一段君臣相悅。真意流通的光景。

夫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阜財解愠之詩。蓋藉天地長養盛大之氣。以吹噓吾民。此大舜惓惓爲民之心也。夔承

舜命而為之制樂以賞諸侯。所以廣舜之心也。然非濫賞。賞其有德者耳。故德盛則教道尊嚴。此勤於教民者。五穀時熟。此勤於養民者。然後以樂賞之。而其賞之也。又視其德之何如。如勤於治民。則德盛而樂隆。故舞列遠。其怠於治民者。則德薄而樂殺。故舞列短。故觀其舞之長短。則知其德之厚薄。猶聞其謚之褒貶。則知其行之美惡也。當時諸侯。有不觀感而修德者哉。

按聖人制樂。不專為賞諸侯。此特舉其中之一節而言。爾。舜作五絃。有法五行。象五倫意。以宮商角徵羽言。此時尚無文武二絃也。重歌南風上。南風詩名。即今所傳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

吾民之財兮。是也。便有教養意了。世本神農作琴。今云舜作者。特用琴歌南風。始自舜。或五絃始舜也。夔樂官。始承舜命。制列侯之樂。不止一琴。以賞諸侯。前此未有也。舜夔只重舜上。然此二句。却不重。為下文張本耳。始字對後世而言。天子為樂。以下開說。諸侯有德。兼教養言。德盛在教尊時熟。先一層。由諸侯平日加意於勞來。匡直者久。用心於播植勸稼者深。所以能教尊時熟。若把這兩者。就作盛經文。何以於德盛下。用一而字。然後是難詞。見不輕賜意。賞之。有使諸侯益勤於為民意。逸是勞之次者。使其無德。樂亦不賜。何短之有。舞處之綴一。但樂隆則舞之行列。連綴者遠而長。舞人多也。樂殺

則舞之行列連綴者近而短。舞人少也。前樂字都兼聲容。後三言舞者。舉容見聲也。謚法自周始。

大章章之也

節

此詳歷代樂名之異。俱以德為主。所謂五帝殊時。不相沿樂。而名與功偕也。大旨於文德者。直言其義。於武功者。則獨歎之。可謂達觀時變。而善言聖人之心者矣。

夫堯之樂。名曰大章者。言其光被四表。協和萬邦。其德章明於天下也。黃帝樂名咸池者。言其正名百物。開物成務。其德廣被於天下也。舜樂名韶。允執厥中。重華協帝。取其能繼紹堯之德也。禹樂名夏。文命覃敷。祇承於帝。取其能光大堯舜之德也。殷周之樂曰濩。曰武。湯有救護生民之

德。武有底定武功之德。順天應人。行權得宜。其人事之理已極盡於此矣。聖人作樂。無非象德而命之名也。

按樂以象德。兼心法之妙。與及人之功言。咸皆也。池。施也。湯武之人事盡極。謂從古來難行之事。湯武做了。費許多幹旋。却自天人交與。極難而極停當。故曰盡矣。

天地之道寒暑

節

此見樂教之大也。無功以上。言樂化之和。當法造化之和。下言效法盡善之治也。教者事之大綱。以上人立法言。事者教之節目。以下人所習言。然則二字。緊頂中二段來。爲字處。已寓德字在內。德乃君心之和。作樂之本。民之所由觀化者。但在善處。方見法。治就是善。善就是君之德。

禮記論語纂言 卷之十五
今夫樂者。天地之和也。天地之道。有寒暑之運。貴乎以時。不時。如冬有愆陽。夏有伏陰之類。則民感之而多疾疫。又有風雨之候。貴乎有節。不節。如春有凄風。秋有苦雨之類。則年不登而多饑餒。惟樂亦然。有聲教人發志意。有容教人正威儀。所以養民於和。是民之寒暑也。苟失其大體而不時。則將以召和。反以傷世。猶寒暑不時而疾矣。其聲教中有抑揚高下之事。容教中有屈伸俯仰之事。所以成民之功。是民之風雨也。苟亂其細目而不節。則將以教民。反以喪功。猶風雨不節而饑矣。樂理之切於民生如此。然則先王之爲樂也。教欲其時。以法寒暑治民也。事欲其節。以法風雨治民也。教有法而教善。事有法而事善。則君德和。

民行亦和。而從其教。而習其事。民之行。象君之德矣。豈有傷世無功之弊哉。此先王所以法天地而成化也。

按教卽民之寒暑。事卽民之風雨。非比擬意。只重時與節二字。教之時。如十三舞勺。春誦夏弦之類。時則適投其機。不迫民以所未能。事之節。如本之性情。清明象天之類。節則恰當其能。不強民以所不堪。象德有二意。始焉則而象之。終則比象乎君矣。只一和字。便了一節之義。

夫豢豕爲酒

節

此明禮樂之用。同歸於正人情也。前半借酒食起禮樂來。不重。重在下半推開說。見禮樂之用大也。大旨流禍生於

禮記卷之十五
人心。聖人以禮隄防而不以樂渾化。則渣滓不消融。彼其淫心。終勉強攝伏而未化。所以必著樂教以化其邪心。夫百拜以禮。綴淫以禮。哀樂以禮。無非禮也。而曰著樂之教。蓋禮樂初無二理故也。

夫宰所豢之豕爲酒食。其初意非以爲禍亂也。而獄訟由此益煩。蓋小人乘醉相侵所致。是酒之流弊生禍也。是以先王制爲飲酒之禮。雖一獻之士禮。賓主亦必百拜。故雖終日飲酒。而不得至醉。蓋旣用心於儀文。則不得恣情於飲食。而獄訟無由生矣。是所以備酒禍也。由是觀之。酒食之禮。所以合賓主之歡也。惟歡而無節。則恐忘德而繼淫。故於其中而作樂。使優柔平中。所以象賓主之德存於中。

而正其本也。又於其中而行禮。使莊敬退讓。所以止賓主之淫生於後。而節其流也。然豈惟用之酒食間哉。先王有歿喪之大事。必有凶禮以哀之。有吉慶之大事。必有嘉禮以樂之。是哀樂之分。皆以禮終。使哀不至滅性。樂不必肆情。此所謂禮以綴淫也。樂之道。本聖人之所樂。以一心之和。達爲天下之和。可以善人心者。於是乎在。故就一人言。其感人。澁澁於肌膚。淪於骨髓。而善民心於所存。就天下言。上行之風。澆移而淳。下成之俗。汙易而美。而善民心於所發。樂化之大如此。先王知此。安得不作樂而著之爲教也哉。此所謂樂以象德也。此禮樂之所以不可已也。

按豢養也。以穀食犬豕曰豢。爲酒。猶言設酒。壹獻。士饗

禮。上公九獻。侯伯七獻。子男五獻。大夫三獻。士一獻。舉士以例其餘耳。鄉飲酒禮無百拜。此特甚言之耳。備。猶防也。歡德淫。俱就賓主上說。然不可平看。大事一段。見禮不但綴賓主之淫。樂者一段。見樂不但象賓主之德。死亡凶札。天事之大者。圍敗寇亂。人事之大者。大宗伯皆以凶禮哀之。所謂有大事以禮哀之也。以振播之禮。親兄弟之國。而與之同福祿。以慶賀之禮。親異姓之國。而與之和安樂。所謂有大福以禮樂之也。哀樂之分二句。承上二句而總言之。只哀樂中節便是。終者。止而不過之意。聖人之所樂。見樂有本原。只起善人心三句。善人心三句。又只起著其教。善人心尚虛。感人淡便實了。

感人淡尚狹。移風易俗更濶了。三句貫珠遞說下。著立也。如下章立之學等諸事。

夫民有血氣 六節

此申明人心應感之理。以起先王樂教之本也。形焉分。人心因感而形於音。故審音可以知心也。六音字皆樂也。樂音之作。而民心可知。皆從上人所感來。先王為樂。慎其所以感人心者。正為此也。首四句相趕說下。無常正與形焉相叫應。最重在應感起物而動一句。自志微。噍。殺。合。下五節。都是說心術形焉。於志微等字。見形字意。於思憂等見心術意。

夫血氣者。心知之用。心知者。血氣之靈。民生具血氣之軀。

皆有知覺運動之性。有是性，則必有是喜怒哀樂之情。不可一定執者也。何常之有，及感於順逆得喪之物，則喜怒哀樂應之。而情動矣。情動則心變而爲術，而形於聲音矣。是言語之聲，詩歌之音，比卽爲樂者。聞其樂，不可以知其心乎。志微噍殺思憂之音也。故此等之音作，而心術之思憂可知。擘者，寬裕也。諧者，優和也。慢者，舒徐也。易者，平易也。繁文，多其文理也。簡節，畧其節奏也。有熙恬樂利，康衢擊壤景象，故此等音作，則民心康樂可知。粗疎不縝密也。嚴厲不和柔也。始焉猛盛於金宣，終焉奮振於石收。中間絲竹等，皆忿怒之象。此等音作，則知民心之剛毅。廉者有分辨，直者少委曲。勁則不屈，正則不偏。莊者端嚴，誠者真。

實。此由上之人禮教達，軌物彰，有以消其逸欲宴安之氣。而民咸有收斂畏憚之心。此等音作，而知民心肅敬。寬而有容，裕而不迫。言音之從容條暢也。肉好以喻音之員融通滑也。順成者，始終相生，有序而不紊也。和動者，唱和相應。克諧而不乖也。由上人有如保赤子之政，民自見其不忍之良心，親上之意念。民心慈愛，不聞此音而可知乎。流蕩偏僻，邪患散漫，一終甚長，而不知所止。浸漬侵僭，而不知所歸。此等音作，而民心淫亂，不聞此音而可知乎。夫因心以生樂，亦因樂以知心，是可以知作樂之本矣。

按血氣心知串看，此心術不是本來之心，乃隨教化世風轉移者。故不曰心而曰心術。曰術，便有許多不同在。

內了。考工記註云。肉。璧肉地也。好。璧孔也。璧外謂之肉。實而無隙。肉謂之好。則虛而已。肉倍好曰璧。好倍肉曰瑗。肉好均曰環。言其音旋而不可窮。總是以璧喻音之圓瑩通滑意。

是故先王本之 節

此言先王作樂而和天人。然後推以教民也。先王本意以樂化民。然樂不和。不足以成化。故備本文以作樂。本之情性三句是也。驗其和於天人。合生氣至不懾是也。然後推之以化民成俗也。本之情性。這本是感物以前一步工夫。此句最重。度數。宣是情性者。禮義。範是情性者。奪也。以上敘樂之妙。以後則言樂教之事也。繩德厚。象事行。非兩意。

事之所行。即德之所發。親疎貴賤等。雖承事行。實包德厚在內。理即德厚也。樂觀其淡。豈止觀事行之得失。并事行所以然之故而觀之。蓋指德性而言也。德從情性中來。象之繩之。非本情性。胡能得觀。若季札觀樂是也。

夫音樂之作。係乎性情之感如此。是故先王以樂由情出。情由性出。故養性約情。此是致中致和著實處。則天下之至和在我。而樂之本立矣。然猶恐五音之不正也。又考定其度數。或三分益一而上生。度長而數多。或三分損一而下生。度短而數少。使律足以和聲焉。猶恐其流於邪也。又裁制其禮義。其聲濁而高者尊貴之。其聲清而下者卑賤之。使音各得其宜焉。皆以人情發之。詩歌者。稽之制之也。

而樂成矣。樂成可以爲教矣。但效驗未徵。未見其和。安敢遽用以教人乎。以天地有生氣之和。卽作長斂藏之謂也。此用樂合而助之。而鼓其細緼之化。人心有五常之行。卽仁義禮知信之謂也。此用樂引而迪之。而發其固有之良。生氣之和。陰陽盡之矣。陽主動而施。易於散。陰主靜而閉。易於密。合之者。參贊化育。使不散不密也。五常之行。剛柔盡之矣。剛常果敢失之怒。柔常巽順失之懼。道之者。範圍曲成。使得中。不怒不懼也。夫不散不密。則陰中有陽。陽中有陰。陰陽相得。而交暢於天地之中。不怒不懼。則柔中有剛。剛中有柔。剛柔相得。而交暢於人心之中。由是陽發爲作長。陰發爲斂藏。天地生氣之和。發作於外矣。剛發爲嚴

毅。柔發爲慈愛。性情五常之行。發作於外矣。是乃天與人各暢各發。非天與人又交暢交發也。用樂和天人。而無不和如此。可見五音皆安其位而不相奪倫矣。不然。何以致天人之和耶。謂樂之和至此而驗。非謂樂至此始和也。和樂旣興。化可行矣。然後欲民之立德也。立之學。而掌教之有官。立之等。而進學之有序。增益學者所習之節奏。省察五聲倡和之文采。蓋德性之厚。卽人性之彝倫本厚者也。繩者檢束之。使愈厚耳。欲民之興行也。音有宮音之大。羽音之小。以法度整齊之。使各得其稱。律有仲呂之終。黃鐘之始。以次序聯合之。使不紊其序。蓋是音律也。前已得稱得序。今以教民。惟恐有不稱不序者。故又律之比之耳。蓋

禮記說卦象論卷之十五
事行有則而樂以象之。五聲得則事行善。五聲亂則事行
愆。考其聲。將以正其行耳。以此化民。使親疎貴賤長幼男
女之理。或得或失。皆可於樂而見之。是樂之所觀。其義淡
與也。此引古語以証之。使非本之情性。僅僅聲音已耳。烏
可以語於先王觀也哉。

按以上數節。都只要起本諸情性一句。以先王之作樂。
有所自來也。已發爲情。未發爲性。情性者。情之性。要得
其正。以立樂之本。度數者。度之數。以律言。如宮下生徵。
徵上生商。商下生羽。羽上生角。稽攷之。使律足以和聲
也。禮義者。禮之義。就音言。如象君臣者。尊隆之。象民事
物者。卑殺之。裁制之。使各得宜也。情性爲本。則此稽制

皆所以備其文矣。生氣之和。非專指春作夏長。總陽生
陰成皆是。五常在心裏發出來。然後謂之行。仁禮屬剛
義知屬柔。信居剛柔之間。散密怒懾皆是過中意。暢字
冠交中發外二者。中外二字要明。本文交於中。中字。中
間之中。對外言也。註內得其中。中字。中和之中。對偏言
也。天地本無中外。借此二字。形容積中發外之盛耳。此
正合道實事。大小始終。舉其至大至小。極始極終者言。
使親疎句。雙承繩德厚。象事行。使此等倫理。皆於樂可
見。則得失昭著。無非欲人勉得而戒失也。上象事行。謂
樂之和乖。象乎事之得失。重樂之所播者言。此見於樂
謂行之得失。見於樂之和乖。重民之被教者言。

土敝則草木

節

此言亂世之樂與上先王之樂正相反者也。耕鑿太竭而土敝則草木不長。網罟不時而水煩則魚鱉不大。陰陽之氣衰耗則生物不得成遂。世亂則上無明君而失其情性之正矣。則禮必邪慝而所作之樂安得不淫泆乎。是故其聲哀傷而不莊敬。樂極而不安靜。不莊則慢易簡畧。而至於犯節。不安則流湏逐末。而至於忘本。聽之者若大則容為奸宄。小則思為貪欲。感傷天地條暢之氣則與合生氣之和者反矣。滅絕人心平和之德則與道五常之行者反矣。是以君子賤之。惟恐其放遠不早也。敢推之以教人哉。按樂以象德。全由禮以綴淫。始而字宜味哀而不莊。四

句都是形容那淫處。容奸四句又淫樂之所為也。廣狹二字只以貽害之大小言。一云廣大謂聲緩也。狹小謂聲急也。此又一見。

凡奸聲感人

節

此言樂所由興與其所感。以見先王當慎其所感也。此節乃櫛括上文。蓋上文以天人平言。此則先言人而後言物也。奸聲一段應哀而不莊條。正聲一段應本之情性條。感人。即道五常句。順氣應。即不怒不懾也。成象。即暢中發外也。和樂興。即安其位而不相奪也。興字只照上文作樂之驗。非至此始興也。淫樂邊例看。倡和三句只是承上文而申言之。以起下作過文看。萬物之理。謂親疎貴賤之數。又

禮記言義纂言 卷之十五
聖
因善惡各歸其分而推之者也。大旨要看感應字。上言理形於樂。此言理以類相動。總之樂通倫理。直到倫理。方是樂之實際處。歸重在此。

彼哀而不莊。樂而不安。此奸聲之感人也。則剛氣必怒。柔氣必懾。而逆氣應之。逆氣既應。則見於外者。必爲強梁懦弱。而逆氣成象。蓋由於宮商角徵羽。迭相陵奪。是以發於聲者。奸以至於逆氣成象也。是不可以驗淫樂之所由興乎。本之情性。稽之度數。此正聲之感人也。正聲感人。則剛氣不怒。柔氣不懾。而順氣應之。順氣既應。則發於外者。必爲嚴毅慈愛。而順氣成象矣。蓋由宮商角徵羽。各得其位。而無滯懣。夫是以發於聲者。正以至於順氣之成象也。是

不可以驗和樂之所由興乎。由是觀之。奸聲感則逆氣應。是倡之以邪。而和之亦以邪也。正聲感則順氣應。是倡之以正。而和之亦以正也。非倡和有應乎。逆氣成象。而淫樂興。是樂之回邪而曲者。歸於惡之分限矣。順氣成象。而和樂興。是樂之正大而直者。歸於善之分限矣。蓋始以樂感人。既以人情洩之樂。和淫不爽如此。至於萬物之理。亦有然者。蓋樂音通乎倫理。而萬物之理之得。各以和之類。而與樂相動也。萬物之理之失。各以乖之類。而與樂相動也。樂之所關亦大矣哉。作樂者可不慎所感。而反情比類。以求其和哉。

按和之感人。自外而入。氣之應聲。由中而出。氣之作也。

禮記論語集注卷之十五
不可得而見及其成也。乃形見於樂。回邪曲直。猶言吉凶悔吝。蓋天下之理。正者常少。不正者常多。各歸其分。就在上和淫見出。要知善分爲順氣。惡分爲逆氣。以類相動句。是倒折文法。此感動從人心上動出來。動字。乃機之發覺處。以聲感氣。以氣感理。漸漸感得入。漸漸感得淡。此君子慎其所以感之者。一云本文有和淫順逆字。不要添出善惡得失來。儘有理。萬物之理。各以和淫之類。自相感動。一淫無所不淫。一和無所不和也。

是故君子反情 節

此君子脩身以端作樂之本也。上章言先王乃性之之聖人。此章言君子則反之之賢人也。反情。脩內也。比類。脩外也。不留不接不設。正反情比類之事。不是以心術應反情。聰明身體應比類。使字承上文三不字而明其意。順正則心中和。中和則所行自皆合宜。義乃不乖不僻。性情中最切道理。順正就是行義。義行則志和行成矣。所以反情的要務。在行義上。

彼志之發爲情。情易逐於欲。志之所以不和也。君子遏欲存理。復性情之正。以求和其志。志之顯爲行。其象爲類。類之從違難決。行之所以不成也。君子分次善惡。爲善去惡。以求成其行。脩身之要。在此二者。如奸聲亂色。不留聰明。養其外也。淫樂慝禮。不接心術。養其內也。惰慢之氣。自內出者也。邪僻之氣。自外入者也。禁之使不設於身體。亦內

禮記說義纂言 卷之十五
外之交養也。此皆反情比類之事。如此正欲使外而耳目
鼻口內而心知。凡此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義行於內
外。而志和行成。作樂之本端矣。

按反比有工夫。和成無工夫。反復也。只情合於性便是。
反情說內。故以志言。比類說事。故以行言。留凝滯也。奸
亂本不留於耳目。而曰聰明者。自其用處言也。作樂則
感人心。行禮則檢人心。故禮樂曰接心術。從其精微處
言也。氣者氣象。設猶施也。惰慢則不敬謹。邪辟則不正
大。耳目鼻口在外。心知在內。總之爲百體。由從也。蓋天
性至善。無以逆之。則本順。無以引之。則本正。行義兼內
外。使字要總上文。與以字俱著力字。

然後發以聲音 節

此言作樂之事。而及其效也。爲經截。上是樂理之妙。下是
感人之深也。發以聲音五句。樂備聲容之器。奮至德三句。
樂達天人之蘊。清明四句。樂法造化之象。五色七句。樂盡
常變之妙。樂行是樂之教。自上達下也。倫清渾同說。耳目
二句。是一事。以一人之身言。移風二句。是一事。以天下之
大言。總來是倫清。

夫志和行成。樂本端矣。然後發此德以單出之聲。雜比之
音。音樂其象也。文此德以琴瑟。動此德以干戚。飾此德以
羽旄。從此德以簫管。琴瑟樂之器。故言文。干戚所以爲武。
故言動。羽旄所以爲文。故言飾。簫管作於堂下。故言從。治

其節也。備聲容而樂大成矣。以是奮至德之光。使志和行。成之德輝。自內而達之外。以是動四氣之和。使不散不密。之四氣動之。爲作長斂藏而和以敦。以是著萬物之理。使親疎貴賤等。皆形見於樂。爲類聚。爲羣分。而倫以辯焉。樂作而天人之蘊昭矣。吾見天氣清明。樂之聲。五音不紊。亂故象天。地質廣大。樂之體。精粗凝聚。故象地。四時始終。迭運有序者。樂之終始。雖循環無端。然其中先後亦有序。故象之。風雨作止。周旋有節者。樂祝作。敵止。金聲玉振。亦有節。故象之。此樂象造化之妙也。以常而不紊者言之。五聲配五行之色。幾乎亂矣。其配一定。宮至濁。商次濁。角半清。濁。徵次清。羽至清。清以濁和。濁以清和。清濁各成文理。如

五色相雜。以成文采也。何亂焉。八音配八卦之風。幾乎奸矣。析之二音。從三律也。合之八音。從十二律也。配陽從陽律。配陰從陰律。協律諧音。無奸邪之氣。如八風之至。不爽其候者。何奸焉。五聲十二律。上生下生之度。有損益之數。自一衍之至百。大而配乎天行之度。小而配乎物用之度。是爲配百物之度。其數至繁。若無常矣。然上生者得上生之數。三分益一。多者不可寡。下生者得下生之數。三分損一。寡者不可多。如大道物理之有常者。何變焉。以變而不窮者言之。宮作而濟以羽。羽作而濟以宮。是音之大小相成矣。仲呂方終。而黃鐘繼之。黃鐘方終。而仲呂繼之。是律之終始相生矣。音律清者爲倡。而濁和之。是清者爲主也。

濁者爲倡。而清和之。是濁者爲主也。迭有旋相爲宮之意。極常變之妙也。是樂也。一人之和。播爲天下之和。而其教大行。但見主恩主敬之倫。各得其分。而無曖昧之弊。倫理何其清明乎。以一人言。耳目無所壅蔽。而聰明以啟。剛柔得於相濟。而血氣和平。一身皆倫清之德也。以天下人言。移風易俗。歸於淳厚。而天下以寧。一世皆倫清之德也。此樂之功效也。然非志和行成。有本之君子。烏覩此乎。

按然後根上文志和行成來。文動飾從。又根聲音來。奮至德三句重看。只作樂之用。不可作效驗說。清明以下。又在發以聲音數句中抽出。而言其法制之詳也。宮商角徵羽。皦然分明。此象天也。君臣民事物。翕然具備。此

象地也。終始象四時。此終始比後終始不同。此統言樂後單以律言。一云終始一樣。始於黃鐘。終於仲呂。但前言有序。後言相生。此不同耳。周還。謂周流回旋。此當不得節字。而周旋之中。則者節也。如柷作啟止之類。是已。四象字。只是相似意。非倣象也。五色以聲言。八風以音言。百度以律言。五聲配乎五色。如宮配土色之黃。商配金色之白。角配木色之青。徵配火色之赤。羽配水色之黑。是也。八音配八卦之風。如匏配艮之條風。竹配震之明庶風。木配巽之清明風。絲配離之景風。金配坤之涼風。水配兌之闐闐風。石配乾之不周風。革配坎之廣莫風。匏竹從太簇。夾鐘姑洗之律。而木絲則從仲呂蕤賓。

禮記說卦卷之十五
林鐘焉。土金從夷則南呂無射之律。而石革則從應鐘黃鐘大呂焉。蓋風爲十二月之氣。而律之作。所以候氣者。律有十二月之管。而音之和。莫不由於管。氣候於管。音和於律。故八風從十二月之律也。律呂之數。寓百度之理。配乎百度之數。如黃鐘之宮。得八十一之度。蓋黃鐘長九寸。每寸九分。九九八十一。是九寸其度也。八十一其數也。宮下生徵。三分八十一之數。而損其一分。則有五十四。徵上生商。三分五十四之數。而益其一分。則有七十二焉。商下生羽。三分五十四之數。而損其一分。則有四十八焉。羽上生角。三分四十八之數。而益其一分。則有六十四焉。此百度得數之說也。音有小大。以法度

律之。如宮音至大。必得羽而後其大者益明。羽音至小。必得宮而後小者益顯。互爲依輔而相成也。律有終始。以次序比之。如終於仲呂。而終則復始。始於黃鐘。而始則必終。如環無端而相生也。樂有先後。則聲有倡和。律有長短。則音有清濁。濁者倡則清者和之。清者倡則濁者和之。彼此更迭爲主也。相成相生。相爲經。三平。君子作樂之妙盡矣。樂行倫清。蓋樂通倫理。如後章和親和敬和順是也。不視聽奸亂。故聰明百體皆順正。故和平。易前之惡風。從今之善俗。上行謂之風。下習謂之俗。皆寧。只移易徧天下便是。

附音卦風歌

匏良條風最為先。竹震明庶次第連。木巽清明絲離景。土坤涼風亦相兼。金兌闡闔石乾周。革坎廣莫始周全。附十二律歌

一太二夾三姑洗。四仲五蕤六林鐘。七夷八南九無射。十應黃鐘大呂終。

故曰樂者樂也 節

此明樂之有道也。樂者樂也句。只要提出樂字來。為下四樂字張本。得其道。在樂也之前。以道制欲。又稍在樂也之後。不亂不樂。比得道得欲之樂。又進一步。大旨樂也的樂字。就是首節和其志的。和字。得道即順正行義之道。於倫理上咸宜。而畧無乖僻便是。

承上言樂者非他也。即生於人心之所樂者也。蓋欣喜歡愛動於中。聲音舞蹈形於外是也。然宣化導欲。其效不同。何哉。蓋由君子反情比類。則所樂者在得其道。小人不能則所樂者在得其欲。惟樂在得道。則以道制欲。故其心安泰而不至於亂。惟樂在得欲。則從欲忘道。故其心惑亂而卒無可樂。本原不同。而樂因之。故其成敗如此。

按此承上兩節而言。以起下文也。舉君子之樂得其道。見君子之反情和志。有以為作樂之本。舉小人樂得其欲。見君子當廣樂成教。有以備制欲之法。

是故君子反情 節

此言因樂可以知德。亦結上文之意志和則行自成。所以

至此只說反情。不說比類。此挈本之論。非省文之說也。廣非推廣。極言聲容之備也。成教。猶立教之謂。直至向方教始成也。德卽志和行成是。

夫樂之興。本於得道如此。故君子未作樂之先。遠奸亂。防淫慝。去邪僻。惰慢之氣。以復本然之情。是脩身以立樂之本也。由是備聲容。達天人。盡法象。極常變之妙。以廣和平之韻。教自此立焉。是治民以達樂之用也。及樂教通達。而民皆向行義之方。是君子之順正。推而爲天下之順正。彼其志和行成之德。不於此可觀哉。是始焉脩德以作樂。故終焉因樂以知德也。

按反情句。結前反情一節。廣樂句。結前聲音至迭相爲經段。樂行句。結故樂行數句。可以觀德。又打轉志和行成之德而言。此節只重觀德意。餘俱在上文內了。此正見樂與德相通。而不可以僞爲。

德者性之端也 節

此反覆言樂之必本於德也。此節說德說心。又說情。須知德卽情之善者。心統性情。言心而德與性情俱包矣。全重三者本於心一句。大抵作樂之道。先動其心。而後有志聲容。有志聲容。而後有樂。情淡文明。與積中發外。要看得前淺後深。纔是情淡文明。著聖人作樂說。和順句。又是情淡文明的源頭。有和順而不積中。文猶未明也。必充積之極。心之動者。件件中節。方謂之積。是集義工夫。如此說和順

句始有力。不然。既說情淡。謂何又說和順句。作樂者。徒求文明而不求情之淡。將樂可以偽爲乎。

德承上文而言。觀樂可以知德。如此。則人心之德。乃性之端緒。德出於性也。所作之樂。乃德之英華。樂以章德也。是性爲德之本。德爲樂之本。金石絲竹。特其器耳。雖曰德性之所寓。而實非所重也。且德非遽章於樂。作之亦自有序焉。自聲之成文有詩。言喜怒哀樂之志也。詩成而繼以咏歌。清濁高下之聲也。歌咏不足。繼之以舞蹈。動屈伸俯仰之容也。是詩歌舞三者。皆本於心之感物而動。然後金石絲竹以飾其聲。干戚舞蹈以飾其容。而樂器從之也。此可見所本之心情之謂也。所從之器。文之謂也。聖人作樂。必

情之動於中者。極其淡。斯聲容之文著於外者。極其明。猶天地一元之氣。和同充盛於內。斯化之及物者。以通其復。神妙莫測也。和順不積。則情不淡。情不淡。則文不明。如此看情淡句。與和順句。方有分別。由此觀之。樂之爲樂。豈可以和順不積之中。矯而爲英華乎。

按德者句。是起第二句。金石絲竹。是終第二句。只重在樂者德之華上。自可以觀德至此。言觀樂可以知德者。以德原於性。而彰於樂耳。德卽性。言端者。性本無形。而德則純實有方。可指。自其呈露言之。曰端。自其敷賁言之。又曰華也。詩言其志五句。是發明此句。共爲一段。以下爲一段。金石絲竹。是舉以例其餘。詩歌舞。在未成樂

之先就有了。其志其聲其容。三其字指人言。內本於心之句。重看德卽情之本於心者。惟本於心。則情淡。本於心。則和順。氣盛化神。註以天地喻樂。近俱指樂說。甚妥。言有是情。自有一段勃鬱而不可遏之氣。便可以格神。祇和上下。至百獸率舞之神化。故說氣盛而化神。

樂者心之動也

節

此統論先王作樂之善。因推其功用之大也。首三句無抑揚輕重。語意未住。是起下文的。動本樂象在先。治飾在後。故用然後字。先鼓四句。是敘樂舞之事。奮疾二句。就是形容此樂舞的好處。然一樂字足以曠之。獨樂以下。又比此二句說開了。總言樂理之妙。末句承情見四句。兩君子不

同。前是制樂的人。後是聽樂的人。引古語總繳上文。不可因生民字。只重成物一邊。然須泛講。蓋是古語故也。

夫樂生於音。音生於心。樂非心之動乎。心動則發爲詩歌之聲。則樂之規模已具。非樂之象乎。尚未成樂也。及以聲而播之樂器。有文采以爲容之華美。有節奏以爲音之作止。則不終於質素。此聲之飾也。樂有本有文如此。作樂君子。由吾心未動之時。渾然未發之中。於此養得定。待外物一感。卽發爲中節之和。此就是樂本。樂其象者。心靜而動。其發爲聲也。調停均節。無一不和。此樂字當和字看。然後文采節奏。動本樂象者。治其飾。而八音萬舞。從此可被也。如此則由本及文。先後有倫。樂舞之理盡矣。聲音有不善

哉。故樂將作。必先擊鼓以警動衆聽。欲其察聲音曲折之
詳也。舞將作。必先三舉足以示舞之方法。欲其知屈伸俯
仰之概也。一云。方者。舞之位。舞有四表。皆自南北出。故言
方。方舞之一節終而再作也。則再擊鼓以明其進。不
使有躐而速進也。及舞之再作而將終也。則復擊鼓以謹
其退。不使有懈而速退也。舞始而北出。再始則周而復始。
始爲往。終而復始。至於再。則往之義著矣。治亂之謂亂。往
爲出。復爲歸。亂而至於復。則歸之事飭矣。此皆所謂治其
飾也。舞之容發揚蹈厲。雖奮迅。然作止有常。而容貌得莊。
進退有度。而行列得正。不過於疾也。樂之道。理趣深奧。雖
若幽隱矣。然宮商象君臣。徵羽象事物。身心體之。實覺有

躍如之妙。不隱於人也。由是以樂舞之善者。道性情。宣湮
鬱。是謂獨樂其志。則養我德性。自有欲罷不能之趣。其道
不厭矣。立學等廣節奏。是謂備舉其道。則養人德性。自有
大道爲公之心。其欲不私矣。是故。欣喜歡愛之情。見於作
樂之初。則知其順正行義之義立。移風易俗之化。成於作
樂之終。便知其志和行成之德尊。自所行爲義。自所成爲
德。其實一貫。但義立在情見之先。德尊在化成之後。卽情
見樂終。知其尊且立者如此也。君子以好善者。達有神。與
有德。感發其良心也。小人以聽過者。慾心平。躁心釋。蕩滌
其邪穢也。樂舞之善。而自始至終。君子小人。無所不善如
此。故引古語。明樂爲生民之大道。彼無本之樂。伐性滋甚。

安在其爲生民也哉。

按樂者三句言樂有本有文卽寓先後意動本三句遂承言循本文之序處動樂在君子心上看不甚費力治字方著力文采節奏諸說以文采屬容節奏屬聲一云俱是樂音以其相濟而言爲文采以其作止而言爲節奏先鼓四句皆治節之事奮疾以下又在治節中虛贊其善也三步再始復亂獨詳於舞者卽舞可以見樂也奮疾二句一云不可平重極幽句有理拔如玉藻拔來之拔自獨樂至聽過俱散說去蓋不過通論其理不厭不私要見樂理之妙能致如此不重在君子身上兩其道俱指樂言蓋樂非獨文采節奏已也由動本樂象治

之則樂進乎道矣獨樂道自可樂也備舉道自兼舉也樂便不厭備便不私其志其欲屬君子身上看自此及下情見四句散說去實在用樂感化者說曰情曰終曰好曰聽皆所謂有得於樂之理趣者前順正行義猶在用功境界至於義立則卓然不搖是不動心境地了德尊者見信從於人也情義卽德性之見義之立卽德之尊不可看作兩層好善好行善道如和親等是也聽過聽伏已之愆過有內自訟意生民猶言生養人須影爲已爲人發揮

樂也者施也

節

此言禮樂之道有所主也施報且虛下四句正發明之樂

生反始。還不見得施報。到章德報情。施報之意纔明了。彼聲容兼備曰樂。其道主於施。蓋樂有發達動盪之和。宣播而出於外。主於舒其湮鬱。故曰施也。經曲具陳曰禮。其道主於報。蓋往而不來非禮也。禮有交接酬酢之文。反復而還於內。主於酬其本心。故曰報也。何以見其施與報也。樂生於功德。而功德之肇基者。謂之自生。樂有以樂之。文樂武樂。要之樂文德武功之所自生也。禮起於緣情。而情之所發端者。謂之自始。禮有以反之。郊禮禘禮。要之反生。人生物所自始也。夫生之所自。卽德之所在也。樂樂其所自生。則有以彰文德武功之蘊。而象其成。樂非主於施耶。始之所自。卽情之所在也。禮反其所自始。則有以報生人

生物之情。而反其始。禮非主於報耶。

所謂大輅者

節

此天子待諸侯之禮也。天子以是報臣而不爲厚者。以其有功德。必以是報之。而後爲禮。禮非主於報乎。從之上。未可說出賜諸侯意。至末句方見。

然禮之所報者。豈一端而已哉。雖待臣亦有之矣。夫所謂大輅者。或金象。或革木。天子之車也。而諸侯得乘之。龍象變化。九象陽數。天子之旌也。而諸侯得建之。龜以青黑緣者。飾之以青。麗之以黑。天子之寶龜也。而諸侯得藏之。兼此三者尊貴之器。而又從之以牛羊之羣。諸侯何以得用天子之物哉。則天子謂其功在國家。德在蒼生。乃所以報

而贈之也。觀此則禮之為報。不益明哉。

按裹寶龜者。以青黑為緣飾。牛羊非一。故稱羣。蓋備燕享牢俎之實者。要知車旂旒龜。亦諸侯所必有。可異者大輅龍九青黑緣耳。記者一言以該之曰。此所以贈諸侯。以見非諸侯之所可用。猶王制若有加則賜也之意。

樂也者情之不節

此言禮樂之定體。而因及其用之大也。首二句言禮樂之體。中二句是禮樂之用。末二句又緊承統同辨異來。大旨不可變易二句。須說出情理好處。統同辨異。又是和序之出為用。管人情。只在統同辨異上見。

夫情理未極至者。後人猶可變易。惟樂以和為主。乃情之自然。而不可變者也。禮以序為主。乃理之一定。而不可易者也。惟和故統同。而無乖戾。惟序故辨異。而不相混淆。夫有同有異者。人之情也。統之辨之。則禮樂之說。信管攝乎人情。夫豈有偏同偏異也哉。

按曰禮曰樂。亦自有聲音儀節在內。就聲音儀節看。不免有變易其間。而惟情理。則自有不可變易者。情字在樂情上說。不要說到人情上。與下管情有礙。不變有定和。正不可亂之而奸。德不可溺之而淫。是已。不易有定序。大不可損之而小。顯不可掩之而微。是已。統同有以在樂之情感。天下之情意。辨異有以在禮之理。感天下之理意。註佚能思。初四句解統同。蓋始初之真情。即是

道德。此道德原與吾心渾然無間隔。惟安佚之念溺人。足以間之。樂則能使人思維始初之念。卽和也。是前一步事。則良心時見。自與道德和順而無間。辨異使人審天理以後之節文也。禮樂之說。猶云禮云樂云也。不必作意義解。統領也。辨別也。管猶包也。

窮本知變

節

此承上說禮樂能管人情。而推其道之大也。首四句頂上統同辨異說。禮樂能管人情。因言人情之治由於禮樂。俛天地以下。是備舉禮樂會造化人物之理。見其為道之大也。一云。俛天地四句為體。末句為用。

夫性一也。屬天命者其本一。屬氣質者其變多。每相為消長。今也窮其本之同。而知其變之異。則有反同變異之功。此孰感之也。樂以統同。和之至也。故能使人涵養德性。消融滓渣。而窮本知變如此。是大樂感通自然之情也。心一也。出於理者為誠。理常微則誠隱。出於欲者為偽。欲常危則偽出。每相為出入。今也著其理之誠。而去其欲之偽。則有存理遏欲之防。是孰為之也。禮以辨異。序之至也。故能使人增益美質。消釋回邪。而著誠去偽如此。是大禮修為當然之常經也。人情管於禮樂如此。以其為道之大耳。和序是天地之情也。禮本序。樂本和。彷彿形似。一一俛而出之。使不隱焉。天地之仁義。是神明之德也。樂近仁。禮近義。一一通而達之。使不滯焉。天神在上。地神在下。樂由陽來。

禮言說事象言 卷之十五
以降上神。若有抑之使降者然。禮由陰作。以興下神。若有作之使興者然。相交而不相判也。和序道之精。器數迹之粗。禮樂則有本有文。而精粗之體。於此凝之。合聚而不離也。父子以恩爲節。君臣以敬爲節。此人倫之大者。禮樂則和親和敬。而父子君臣之節其領之矣。禮樂之道如此。宜其能窮本而著誠也。

按本窮則變。自知。理著則欲自去。工夫全在窮著內。禮之誠便是樂之本。樂只是一體周流。禮則兩個相對。樂則相生相長。其變無窮。禮則相刑相尅。以此尅彼。此四句雖承上文來。然統同辨異。自衆人言。窮知著去。自一人之身言。更入細了。窮知屬心。著去屬事。窮知是因感

發而悟其理。故曰樂之情。著去是因脩習而得其益。故曰禮之經。天地之情。只是個和序。人心中應感不測。謂神。虛靈不昧。謂明。只是個仁義。禮樂出於人心。與神明和會。自無蔽錮不通處。故曰達。降興句。根由陽來。由陰作說。一云。天地間幽則爲上下之神。明則爲對越之人。用禮樂以祭。故能降興上下之神。謂降上而出下也。淺甚。凝是句。一說。情德神道之精也。禮樂旣凝之。而爲體有道則必有器。凝其精。并粗者而亦凝之矣。此與本文而字有情。領者管攝之義。有禮樂則僞妄不參。真性不逆。恩義之間。自有個管攝。故曰領。卽管人情也。獨言父子君臣者。舉其大耳。

是故大人舉禮節

此聖人以禮樂贊化育之事也。天地以下。正天地為昭處。末歸功於制作也。天地在化育上看。昭是天地自昭。所以然處。禮樂贊助不及也。末獨言樂之道者何。蓋昭天地固是禮樂同功。但草木茂等。并訢合光景。都是一團和氣。品物熙熙妙處。並不說著收斂上。所以曰樂之道歸焉耳。是故二字。承上文來。言禮樂為道之大。不惟管人情。亦可以贊化育也。大人者。聖人而操制作之權者也。是故法天地之序。以舉夫禮。法天地之和。以舉夫樂。蓋將以序召序。以和召和。而昭著其不動不息之化焉耳。聖人制作之意。如此。則其功化何如。將見天陽在上。與地訢合。而地之陰

得陽而不至於肅。地陰在下。與天訢合。而天之陽得陰而不至於亢。天地訢合。便是陰陽相得。非訢合之後。而始相得也。陽之得陰。以氣煦之。而萬物覆焉。陰之得陽。以形嫗之。而萬物育焉。然後草木暢茂。區萌修遠。植物遂也。羽翼奮至。不殞不殞。動物遂也。而功何所歸哉。正惟聖人作樂導和之功。與大禮並行。而參贊昭著。是歸焉耳。非聖人參贊之歸。而誰歸。

按舉禮樂。須用效法天地意。方與天地相貫徹。天地為昭。渾講不必以樂屬天。禮屬地。將字作未然之詞。訢合以下。正天地昭著之事。只著造化講。訢合相得。又是煦嫗根子。訢合。下降上躋也。相得。陽變陰生也。天地以體

言陰陽以氣言。煦嫗句總承。氣曰煦。體曰嫗。草木句是既成者。區萌句是方生者。羽翼及羽者卵者皆鳥也。角貉及毛者胎生者皆獸也。此由樂道使然。蓋樂之根本由人心而生。心和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和應。而萬物得所。故曰樂之道歸焉耳。禮序而後樂和。樂功既然。則禮可知矣。

樂者非謂黃鐘

節

此歸禮樂於德行也。自首至後主人。言作樂行禮之次序。童者有司樂師三段。是一段。樂師屬童者邊。總言藝成而下。而德之上可知。宗祝至主人。是一段。總言事成而後。而行之先可知。樂師加北面二字。則童者有司皆北面可知。

而君之南面又可知。曰後尸。後主人。則尸與主人在先可知。前之上下以位言。先後以序言。則後面上下先後。又只借其字面。直當作德藝行事了。有上與有下。有先與有後。雖皆平辭。然意却重在上與先上。方見有本。大旨只以禮樂二字該之。喪祭之儀亦在禮樂中者。

上說禮樂昭宣化育。記者恐人錯認禮樂在器數上。故推本言之。見欲制禮樂者。必由本及末。不可與藝事並看。夫樂必有至和之德。在非謂黃鐘大呂絃歌之聲。干揚之舞也。此樂之末節也。故童者舞之於下。而人君在上。躬至和之德。不親此藝也。禮必有至序之德。在鋪筵席。陳尊俎。列籩豆。以升降為禮者。禮之末節也。故有司掌之於下。而人

君在上。躬至序之德。不親此藝也。樂師辨乎聲詩。故北面而絃。而君則南面。宗祝辨乎宗廟之禮。故在後。而尸則象神在先。商祝辨乎喪禮。則亦在後。而主人則喪主在先。上下先後。此在北面與後尸後主人處。已見了。是故德成四句。只就上文叫明。不用過文。由是觀之。德可以兼藝。而藝不可以爲德也。故行禮樂時。人君和序之德成。其位居上。而童子有司。則藝成而下矣。此上下之位所由異也。行可以兼事。而事不可以爲行也。故尸與主。孝敬之行成。其序在先。而宗祝商祝。則事成而後矣。此先後之序所由異也。此以行禮用樂者言之也。至於制作。則和序兼備。有上者之德也。又推其德貫通於器數之藝。孝敬兼盡。有先者之

行也。又推其行。貫通乎喪祭之事。然後以有上有先者。爲制作之原。又以有下有後者。爲制作之具。斯能制禮樂於天下矣。向使徒有其末而無其本。則亦祝史之流耳。其何以有制也哉。

按黃鐘陽律之始。大呂陰律之始。舉以該十二律。絃歌聲。干揚容。舉以該聲容之全也。升降卽鋪陳列之上下。有司。如周禮司几筵。司尊罍。籩人。豆人之屬。聲。五聲。詩。雅頌。辨聲。詩。如陳王政之興廢。則辨爲風。美聖德之形容。則辨爲頌。恭敬齊莊。以發先王之德。則辨爲大雅。歡忻悅懌。以盡羣下之情。則辨爲小雅。故在宗廟朝廷朝聘燕饗。則北面而絃。以是詩被之琴瑟也。辨宗廟之禮。

則有朝踐饋食之異。辨喪禮。亦有衰麻哭泣之異。主人喪主也。言北面言後。舉下見上。舉後見先也。德與行非二物。蘊於中曰德。見於外爲行。事與藝亦無兩樣。所習爲藝。所行則爲事。有制在由本。然後二字。要看得慎重。

魏文侯問於 十二節

此子夏告魏文以古樂德音。不同於今樂溺音。且明其爲用之大。而因及聽之之方也。

魏文侯問於子夏 節

進旅以下聲與舞要明。君子二句。正是子夏撥轉文侯脩身。非樂作便能脩身。若樂作自足以感人。文侯當日不至

恐臥了。玩註中知古樂而明脩身之道。當著力看。齊家平均天下。皆以和敬貫。雖根脩身。全在語字內看出來。發字對本言。指其見於聲容。驗於功效者如此。

夫古樂本於理。新樂本於欲。文侯溺於欲。故古樂不投。而新樂易中。故言如彼。外之也。如此。內之也。子夏對曰。今夫古樂。其舞則衆之進退齊一。而無參差。其聲則雍和肅止。而又廣大。象地之廣無奸雜也。弦匏笙簧之器雖多。必會合相守。待擊拊與鼓然後作。而衆音之有統也。聲之始奏。先擊鼓以宣其聲。而本之以仁。舞之將退。則擊鐃以謹其終。而制之以義。始終之不紊也。如是。而音有亂而失序者。則治之以相。舞有過而失節者。則訊之以雅。救弊之有輔

也。此總是聲容之間。和以敬節而不流。敬以和行而不迫。樂之盡善者也。君子聽此樂也。感於心。形於言。所語者乃道古樂之正也。蓋從情文而得和敬之原。不覺歎息之深。議論之長也。由是樂以治心。則嚴而泰。和而節。其身脩矣。次及於家。則相親相敬。其家齊矣。推之天下。則合敬同愛。天下平均矣。此古樂之發於聲容。功效可見者也。何其正而可好哉。

按魏文侯。晉大夫魏斯。初命爲侯者。端冕。玄冕也。凡冕制皆正幅。故稱端。端冕而聽。明其心恭敬而聽也。進旅二句。大概說容之齊一。聲之和敬。下六句。却又詳細說去。和正以廣。是二項。却有兩層意。言和正而又廣也。廣

者。理無所不包。玩下文脩齊平均自見。弦匏二句。單言聲。其餘皆聲容相對。拊亦鼓類。堂上弦以琴瑟。則拊爲之節。堂下匏與笙簧。則鼓爲之節。鼓主發動。象春。故爲文。金鏡也。金屬西方。可爲兵器。故爲武。且維清奏象武。其文也。武奏大武。其武也。始奏以文。倡之。復終以武。收之。有安不忘危之意。而揖遜征誅之義。盡矣。相卽拊也。以其輔相於樂。因名焉。其形製以韋爲之。裝之以糠。雅亦樂器。狀如漆笛。中有椎。慮其音之亂。則有相以治。使得其理。恐其舞之疾。則有雅以訊。使中其節。於是語。不必拘定樂終。只言作樂時節。而語之道云耳。一云。故君子樂終而語。今則有倫。道古則不悖。又是一見。宜知脩

身重看。蓋脩身由知樂來。樂寓脩身之理。知古樂之正。脩身之道明。而和敬一心。齊治平均。皆此致之耳。平無上下之偏。均無遠近之異。發字對禮樂之本而言。

今夫新樂

節

今樂舞容。則進退傴僂。行列雜亂。與進旅退旅者異矣。樂聲則奸邪滌濫。沈淫不反。與和正以廣者異矣。舞人則俳優侏儒。如獼猴之狀。間雜於男子婦人之中。不知父子尊卑之等。淫邪如此。則和敬之節。蕩然無存矣。作樂雖終。無可言者。况可語之道古哉。此新樂之發也。

按優獸名。觀不知父子句。則前節道古句內。當入綱常倫理爲的。樂終終字。非終盡之終。謂新樂無意味。畢竟

無可語者也。

今君之所問者

節

此言古樂聖人。先以序禮爲樂之主也。隆古時。造化人物。自然之和。非由教化使然。教化還在下面。敘禮內。大當頂上六項來。作爲父子君臣二句。人倫雖多。不外恩義兩者。言父子則主恩者可該。言君臣則主義者可該。故立爲綱紀也。是正禮序處。天下何如大定。禮達而分定也。禮序。卽聖人之德。而聲律詩頌之音。皆從此德出。所以寫至治之規模者在是。德音卽古樂矣。德音與古樂無先後意。此句正與上面夫樂者句相應。詩之德音。本言王季名譽。此引之以爲樂。斷章取義也。

夫古樂新樂之發如此。今君之所問者。雖先王之古樂。而所好者。實世俗之溺音也。此子夏欲言作樂之本。故立音樂之說以啟之。樂之與音。皆有聲有容。迹相近也。樂則德正心和。乃爲樂。音則心邪聲亂。不得爲樂。是不同也。夫古者數句。子夏之意。蓋謂樂本於德。聖人一心之和合天地。而天德順。清寧尊位也。一身之和合天地。而四時當。寒暑適宜也。一心之和溥萬物。而民有德。講信脩睦也。一身之和溥萬物。而五穀昌。時和年豐也。人之德皆和。而無乖戾之徵。則疾疢不作於人。物之氣皆和。而無乖戾之象。則妖祥不生於世。天地民物同歸一和。則均調之極矣。此不煩補救者。故曰大當。聖人以爲自然之禮也。然後因而制禮。

禮不止一事。而父子君臣之倫爲大。如絲之有紀。網之有綱。紀綱旣正。則衆緒咸理。禮教流行。至樂已涵於其內矣。然後聖人正六律以諧聲。和五聲以協律。絃以被夫詩頌。歌以咏夫詩頌。此之謂樂。以和禮。聲律絃歌之中。無非綱常倫理之極至。不其爲德音乎。此等德音。方謂之古樂。所以與音相近而不同也。大雅皇矣之詩。言王季有莫然清靜之德。而發爲莫然清靜之音。所謂德者。克明克類。克長克君。與夫克順克俾。是也。王季之德如此。及至於文王。則其德生知安行。而靡有所悔。靡悔者。渾然天成。無多乖戾也。有德者之發爲聲音。亦猶是矣。

按樂就是德音。音就是下節溺音。不同在發源上看。不

可以上下二節纏入。蓋致用處文侯已知。不必再問。天地順以下六項平看。民有德亦只是太古風氣使然。萬物皆育。特言五穀昌者。以切於民食者言也。疾疢句。以一人言。妖祥句。以一世言。祥亦妖也。書言毫有祥。是大當以前。且說個世道清平。百姓安居樂業。前然後承大當來。後然後承禮序來。雖是先序以禮。後和以樂。總是原樂之所由作。非以禮樂並舉也。拊網小繩爲紀。維網大繩爲綱。猶言規矩準繩一般。取維繫之意。父子君臣四字說得廣。此卽是三綱六紀。非此外更有綱紀也。上作爲二字著力。下爲字輕看。大定不可說得與大當相似。正六律。比終始之序也。和五聲。律小大之稱也。詩頌

樂章也。或以琴瑟絃詩頌。或以人聲歌詩頌。皆謂作樂也。然樂之所以不同於音者。全在禮序中見出。德音是贊美之詞。便是樂了。乃復云德音之謂樂者。見得此德音方叫做古樂。與今樂不同。正醒轉文侯處。引詩正此德音之樂。由紀綱大定而後作之謂也。見古樂非聖人不能作意。近云。引詩只取以證德音。與文意不相協。言王季明類俾順之德。可以爲父子君臣之宗。可以爲紀綱倫理之則。而德音由之而起。則紀綱大定而後樂作也。不可徵哉。甚合。

今君之所好者 節

此言新樂所本之異也。合上兩節。言古樂新樂所本之異。

乃始於世道之治亂成於人心之邪正所以不同。鄭音好濫由其志之淫。宋音燕女由其志之溺。衛音促數由其志之煩。齊音傲僻由其志之驕。四者雖有淺深然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故不可用之宗廟言鬼神厭棄而不享也。

詩云肅雍和鳴 節

此承上文祭祀弗用而言古樂為用之廣也。肅雍一時並有。夫敬以和。還指樂何事不行。則從此和敬充拓去。此句與淫色害德相反。正見樂之妙。所以使先祖聽之之意。詩周頌有瞽之篇云。肅雍和鳴。先祖是聽。夫肅者何。肅然而敬也。宮商角徵羽。不相奪倫。實倫理之截然不亂者。所

形容也。雍者何。雍然而和也。清濁高下。迭相唱和。實倫理之純然罔間者。所播越也。夫敬以和。是謂和鳴。如是雖先祖之幽。亦是聽之。又何事之不可行哉。修身及家。平均天下。端必由矣。

按詩曰和鳴。二者相和而鳴也。肅肅二句。有作疊字解者。亦通。夫敬以和句。若說和敬相濟而後何事不行。這。是言禮樂之用。不是單言古樂之用矣。蓋古樂由紀綱。既正。禮序之後而作。不患其不敬。患其分太肅。體太嚴。而不和。唯敬而和。所以脩齊治平。俱行得去。即禮之用。和為貴。大小由之之意也。須重和。始得旨。觀詩只曰和。鳴。又曰以和。可見樂的感通妙用。全在和以行敬上。

禮記論語集注卷之十五
為人君者謹其節

此節規其用情之意也。好行雖有淺深。然亦不重在此。引詩証君好之四句。勿泥民字而遺臣字。

上文音樂之辨已明。此則欲文侯好樂而惡音也。故以好惡爲言。謹好惡。從慎獨上來。獨覺處。不曾看得明白。如何能謹。有不任情而任理意。君好以下。明所以當謹之故。蓋以君有好。臣卽效而爲之。知有君之好。而已不復顧所行之邪正也。其感之甚速。誠有如大雅板詩所謂誘民孔易者。人君可不謹所好惡哉。

按而已矣三字。見謹好惡是人君最要緊的事。中四句。泛言感應之機。臣民不同君上一也。好行不同從違一也。意念所注曰好。舉動所形曰行。玩兩則字。孔易已涵在內了。故引詩以結證之。誘進也。孔甚也。從君所好。進之於善無難。言謹古樂以化民。無不從也。只就好邊說。不兼邪正爲妥。

然後聖人作爲節

此亦本夫敬以和何事不行之意。承上言古樂之當好也。德音應上文德音。質素意却下一層。此字緊承上文兼備之樂說。四所以字。語意雖平。然上句有先王之廟字。則下句獻酬醕酢。正從此起。下示後世句。又從官序貴賤生來。以廟祭作頭。下皆相因說去。

子夏旣以好惡結上文。復補此節。亦以見古樂之功。而人

君所當好也。聖人當大定之後。作為革音之鞀鼓。播鞀而鼓。從木音之柷。柷擊柷而柷止。燠燒土為之。箎竹為之。吹鐘磬竽瑟之音。以贊其和。干戚之武舞。旄狄之文舞。以動其容。則為樂備矣。此所以祭先王之廟。先祖是聽。幽可交乎神也。所以當行祭之時。獻酬醕酢。明可交乎人也。異姓來助祭者。有貴賤之官序。聽樂則貴序於上。賤序於下。宗廟之中。凜然朝廷之森嚴。所以序爵者在是。同姓咸在者。有尊卑長幼之序。聽樂則尊而長者在前。卑而幼者在後。今日之所行。秩然後世之法程。所以序齒者在是。此正是祭祀無弗用處。正樂之為用其大如此。

按前因德音二字。便把溺音相形。尚未說到樂上。故此節二然後字。緊與前節大當大定二然後字相應。古人文脈斷續之妙如此。德音即前德音。周禮云。革木一聲。無宮商清濁。故為質素。合會之始得。四所以字。俱指德音。總不外和敬之理也。所以祭廟有格幽合。漠意。所以獻酬醕酢。在廟祭燕享時說。醕者。飲畢而以酒盪口也。獻酬酢。指賓主說。有相洽相敬之真情在。所以官序實有相使相守之慎心在。所以示後世實有不凌不犯之遺教在。爵因人異。齒則萬古一定。故有今日後世之別。一說。所以祭先王四句。相平說去。亦通。

鐘聲鏗鏗以立 六節

此見樂之感人也。五節每首句是聲。如聲鏗聲磬之類。下鏗字等皆就聽之者說。而號橫武等。正心之感動處也。謂之立者從心而發。不為外物所奪。是能使人如此。號橫武三字相遞下。而歸功於武。故總謂之武臣也。餘節皆然。一云。五段只作樂中寓有無窮之義。可以動君子之思。不必作感人說。亦簡便。一說。以鐘聲鏗等一句是聲。下皆所象之義。看來鐘石竹是如此。絲與鼓鞀另是一例。蓋哀就能使人廉謹。就能使人動。却不是所象之義了。只當從前講一例說。

鐘聲鏗

節

樂作必鐘以始之。其聲鏗然始振。惟鏗也。感之者若號名

威嚴。人皆聽服。是立號也。令嚴難犯。則足以作士氣。而使之充滿。是立橫也。令嚴氣壯。足以奮六師。而使之敵愾。是橫以立武也。君子聽鐘聲。則思得武臣。武臣折衝禦侮。宣威闡外者也。

按立字要緊。思字有未得思得。既得思用意。後數思字皆然。

石聲磬

節

樂作必石以收之。石聲一擊。其聲磬然而鳴。惟磬也。感人。有辨別分明之義。是立辨也。惟辨也。感人有見危授命之義。是致死也。君子一聽磬聲。則思得死封疆之臣。蓋此臣明辨剛介。致死患難者也。

禮記正義纂言 卷之十五
按夙封疆大臣其好處全在致守於彼此之限上辨得明所以守得定直到夙的地步纔見得他辨的處在磬當作罄言其聲罄然清響也末磬字只當石字看。

絲聲哀

節

絲聲哀切有廉隅裁割之義惟哀也能使人惻然有收斂之意焉是立廉也惟廉也能使人有確然自立之志焉是立志也君子一聽絲聲則思得志義之臣蓋此臣清操大節廉剴裁割者也。

按義字乃義利之義非節義之義志先立得定臨義利時自知有義不知有利。

竹聲濫

節

竹聲泛濫而廣大惟濫也能使人博施濟眾聯合天下而會以之立矣會則近悅遠來人皆歸附而眾以之聚矣君子一聽竹聲則思得畜聚之臣蓋此臣包含普徧慈愛得眾者也。

按濫者孽聚之義會是在我會人聚是在人歸我畜聚只容民畜眾盡之還是以得人心為主心歸則身聚是為君收拾人心者。

鼓聲之聲謹

節

鼓聲之聲謹然喧雜惟謹也使人心意動作有鼓舞奮發之意而可以立動矣動則進發其眾有勇往直前之勢而可以進眾矣君子一聽鼓聲之聲則思得將帥之臣蓋此

臣才足勝大。智足帥衆。進之權。在主將。以統率者。與武臣不同。從此看來。君子之聽音。豈特聽其鏗鏘而已哉。良由平日常存保守社稷之心。而注思於社稷之役。故彼所作之樂音。驟聞而各有所合。自不能已於思也。若非平日有所思。而徒聽鏗鏘之音於一旦。豈能有所合哉。文侯怠於政事。無所思。則無所合。正說著他病根。

賓牟賈侍坐 十三節

此評論大武之樂也。前五節五問五答。夫子獨是其聲。淫及商之一端。六節賈復有問。夫子且未答其問。而先正其所答之失。七節武始以下。始詳著武功之難成。而發其所以遲久之意。大旨武王是周家創業之主。武樂是周家王業之本。而武王之公。全在一遲久上見之。故夫子與之論遲久之意最悉。

賓牟賈侍坐 節

賓牟賈當時之知樂者。與之言及樂。謂泛言他事。及於樂也。孔子問大武之舞。先擊鼓以警戒舞人。而使為備。故曰備戒已久也。賈言武王伐紂。憂病不得士衆之心。故先擊鼓以戒衆。久乃出衆。今欲象此。故令舞者久而後出也。所答是也。

咏嘆之淫泆之 節

此亦孔子問而賈答也。咏嘆。長聲而嘆也。淫泆。流連不絕之貌。賈言武王恐諸侯後至者不及戰事。而望慕之。故樂

聲之長歌。象當時之望慕也。所答是也。

按此節恐字及上節病字皆指武王之心說。孟津之會順天應人。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固無不得眾不逮事之事。然武王之心則謂一日之間。天命未絕。猶為君臣。蓋易所謂不疾貞者。故猶以此為慮也。賈能知此。可謂深得聖人之心矣。

發揚蹈厲之已蚤節

孔子問。初舞時。即手足發揚蹈地而猛厲。何其大蚤乎。賈言紂惡貫盈。當時戰伐之事不可緩。武王則及此時事而為之。然下文孔子言是太公之志。則此答非矣。

武坐致右憲節

孔子問舞武樂者。有時而坐。以右膝至地。而左足憲之。何也。賈言非舞武樂者之坐也。舞法無坐。然下文孔子言。舞亂皆坐。是周召之治。則此答亦非矣。

聲淫及商節

孔子又以時人之意問賈云。奏樂何竟有貪商之聲。淫。貪也。賈以武王應天從人。不得已而伐之。何容有貪商之聲。故言非武音也。孔子又問。既非武樂之音。則是何樂之音乎。賈答言。由典樂之官。失其相傳之說也。若非失其真傳。而謂武樂之音。則是武王嗜殺。而其志荒謬矣。言非精明神武也。孔子急唯之。而因言我之所聞於萇弘者。亦若吾子之言。其言是也。

一說聲淫及商。若直作貪商。不成文理。淫卽淫泆之意。但彼謂歌聲。此謂樂聲。商西方殺伐之聲。一字爲一義。故以及字連之。謂武樂既有淫泆之聲。又有西方殺伐之聲也。唯字一截。丘之聞二句一截。是也。一截。唯只指末節而言。謂聲淫非出於武音。誠有所見也。萇弘亦若吾子之言。是相似意。蓋武王革命。原無富天下之心。今謂有司失其傳。則上有以識往聖之心。下有以釋千古之惑。是也。二字據理而淡論。以爲然也。只指賈言與萇弘無干。萇弘周樂官大夫也。

賓牟賈起免席 至末

細玩武王心事。全在遲內。夫子但與論備戒之久。不意賈

竟究到遲而又久地步。比夫子所問。又淡一層。是淡知武樂者。故夫子象成以下四節。與言戡定禍亂成功之遲久。且女以下。與言撫率太平成功之遲久。

賓牟賈起免席 節

賈問遲而又久。夫子直至後面。方答其遲久之問者。蓋夫子獨然聲淫及商之對。而賈以夫子皆是之。故未答其所問之辭。而先正其所答之失也。備戒已久。爲遲。是未出之時。久立於綴。爲久。是出就舞位之時。謂未作舞而先鼓戒衆。已遲矣。一出若可卽舞。而何爲其持干久立也。樂者象成。作冒。謂倣象其成功而制樂也。總干以下。皆象成之實。總干而山立者。謂舞人總持干盾。如山之立。以象武王持

盾從容舒徐以舉征伐之事。蓋有人歸我之勢。而無我取人之嫌。武王之事也。此句且虛說。下三節始發明之。待字且勿露。恐礙下文。若夫初舞之時。卽有發揚蹈厲之容者。所以象太公董牧野之武功。威武奮揚。其志不得不猛也。武亂之時。樂之卒章也。舞人皆坐者。所以象周召主鎬京之文。以任制作。以施保釐。其事不得不安靜也。觀此而賈之。所謂及時事非舞坐者。不可以知其非哉。

按總干三句。卽武樂以明象成實事。山立象武王者。言武王言初誓師孟津。見得紂罪真有可伐之理。彼時雖三千協力。八百同心。而武王猶不輕舉。但持盾以正其罪。如紂聞而卽改。其師已止矣。如他諸侯有能當天意

者。仗義伐之。武王亦不再舉矣。然終至於伐。非武王意也。勢不得已也。故武王之心。只山立盡之。言武樂而及太公周召者。太公之志。卽武王之志也。以武莫若太公。故繫之以太公。周召之治。卽武王之治也。以文莫若周召。故繫之以周召。太公有丹書之戒。是未嘗無文也。周公有東征之師。是未嘗無武也。特太公佐武王以成武功。周召相武王以成文德。各從重者言耳。此發前對之所未盡。要與上句武王之事有情。

且夫武始而北 三節

此三節是卽武舞之象成功。以見武功之難成意。武始節總六成之象。夾振與分夾二事。又是抽出六成中之事。而

細言其象。看來武始一節原不重。只要中提出夾振駟伐二象言之。方歸到久立於綴。應轉總干山立也。

且夫武節此下承武王之事。而言其象。以位言也。曲以協舞。每一終則武人易一位也。言武之初出自南第一位。而北至第二位。象武王初自南而向北以伐紂也。卽觀兵孟津時。此是一成。再成則舞者從第二位。至第三位。以象滅商也。三成則舞者從第三位。至第四位。極於北而反乎南。象克殷有餘力而南還也。四成則舞者從北頭第一位。却至第二位。象克殷之後。疆理南方之國。南方荆蠻之國。侵畔者服也。五成則舞者從第二位。至第三位。而分舞列皆分兩阿。象周公居左而爲師。召公居右而爲保也。六成則舞者從第三位。而復於南之初位。象武王武功成而歸鎬京。四海皆崇奉武王之德爲天子也。綴謂南頭之初位。三成以上。總言克商之事。四成至六成。總言造周之事。

按周都在商之西南。商都在周之東北。故武位四表以爲象。故云始而北出。成猶奏也。言武舞之始終而釋其義。始出至三成。自南而之北也。四成至六成。自北而之南也。註中極乎北而反乎南。是到了北頭。而轉乎南頭。其位則四。其成則六也。南國是彊句。一云。南國指周。如列爵惟五。分土惟三之類。周始有雍州之地。及滅商所得者。又有冀青六州之地。旣得天下。必須鎮服其諸侯。故四成象之也。比前確當可從。周召猶分治。至以崇天

禮記說義纂言 卷之十五
子則統治矣。

夾振二節。此申上文之意。就六成中抽出而言其象。以人言也。兩人分夾舞者。而振鐸以爲節。舞者以戈矛四次擊刺。象武王伐紂。而盛其威於中國也。舞者各有部分。而振鐸者夾之而進。象武王之事爲蚤濟也。由此觀之。則夫久立於綴。所以象武王待諸侯之至也。蓋人心不可失。諸侯既至之後。固宜盛其威而濟之速。人心不可強。諸侯未至之前。尤當需其來而待之久。遲而又遲。於此可以通其故矣。全重一待字。

按此言舞人之事。亦有取象意。武王伐紂之時。王與大將親自執鐸以夾軍衆。今作舞樂之時。令二人振鐸夾舞者。取象在此。作武樂時。每一奏中。四度擊刺。象武王伐紂。駟伐也。一擊一刺。爲一伐。牧誓曰。今日之事。不過四伐五伐。鎬京在西陲。則紂都在中國也。盛威全在順天應人。伐暴救民。上見出。指伐紂言。一云。南國是疆之後。亦有不服者。淮夷是也。此時須用兵。故云盛威於中國。殊非本旨。分部分也。天子夾振而駟伐。以舞列分爲左右。總干者在中。振鐸者夾舞列而進也。事猶爲也。濟成也。象用兵務於蚤成意。蚤濟與久立於綴。兩者原不相妨。善會始得。

又云。凡樂之作。皆所以昭天子之德。豈特六成之末。始崇天子乎。武樂之始終。大概不過蚤與久之兩節而已。

禮記論語集注卷之十五
蹈厲之已蚤。大將之鼓勇也。分夾之蚤濟。三軍之養勇也。備戒之已久。不敢輕大敵而易進。久立以有待。不敢迫諸侯而速進。敏以趨天時。而以蚤爲貴。則動如飄風之不可禦。緩以聽人心。而以久爲貴。則靜如磐石之不可搖。一急一緩。俱不可偏。然六成之舞。其久之意。常勝於蚤者。聖人無貪利之心。迫而後應。不得已而後動也。

且女獨未聞

四節

此以下。又言武王之行政。舒徐詳緩。以明遲久之意。首節崇聖賢厚臣民之事。次節偃武之事。三節脩文之事。四節五教之外。又一大教。是養老之禮。全重周天子親行上。周道與禮樂。時說殊無分別。蓋道是周家之精神命脈也。禮

卽其精神之著於忠敬孝弟者。樂卽其和順從容以樂此忠敬孝弟者。道之所達。卽是禮樂之所通。你看成功若是之遲。歷時若是之久。是武王不惟征伐之時。無急於得天下之心。而功成之後。又緩以待天下之化。則夫大武之舞。不惟備戒之久。而且久立於綴。不亦宜乎。宜者。與成功相稱也。

牧野節。牧野之語。言牧野伐紂歸而記事之語。直管到教諸侯之弟處。彼其克殷而至商都也。未及下車而封。與下車而封。先後之辭也。帝者之世遠。意其淪墜已久。故先之王者之世猶近。未至圮散而無所歸。故後之。非以德之隆降言。殷後不曰封而曰投者。舉而徒置之辭也。箕子比干

皆諫臣。紂殺比干。囚箕子。商容亦紂臣之被廢者。封墓。積土墓上以表忠也。釋解也。使之。封於朝鮮而不臣也。行商容。卽式商容閭也。復其位。復往時之爵位也。弛政。解散紂之虐政也。庶士官卑祿薄。倍增其祿也。此是武王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行大賚之典也。

按邑外曰郊。郊外曰牧。牧外曰野。此武王誓師處。今衛獲府汲縣是也。註反讀爲及。一云。反如字。謂反商之舊政。而復之。下文所言。皆反商政之事也。亦通。薊。幽州縣名。陳。陳州宛丘縣名。杞。汴州雍丘縣名。宋。亦國名。武王封禹後東婁公於杞。投湯後微子於宋。總以存宗祀也。三恪與夏之後。皆言封。本無國而今始封之。各令有國。

也。殷獨曰投者。又非本無國而今始有國也。家語史記皆作封。封微子於宋。在成王時。此特歷敘黃帝堯舜禹湯之次而言之耳。必封先代之後者。亦其無意於天下。雖曰得之。亦與先代之後共之。使之。家語作使人行商容。行。猶視也。謂商容閒廢於家。武王固已式閭以致敬。而未敢輕起之。故使箕子先行而訪之。道達殷勤。而後復其位。所以尊賢也。

濟河而西。節。自馬散至建橐。弛武備也。將帥二句。雖行封賞。只重偃武上。不復用兵。頂此兩項。鎬京在河西。故歸鎬京爲濟河而西也。馬牛縱而遂其性。則物之勞者逸。車甲鮮而息其神。則器之動者靜。將帥使爲諸侯。則昔治軍而

今治民。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蓋前此用兵。實非得已。此所以急於偃武也。

按山南曰陽。桃林在華山旁。陝州靈寶縣是也。載人曰乘。載物曰服。鮮以血塗之。除不祥也。載兵器。出則刃向前。入則刃向後。今載還鎬京。而刃向後。有似於倒。故云倒載。言刃向國。不與常同也。虎皮。威猛之物。用此虎皮包裹兵器。示武王威猛。能自制伏天下兵戈也。封將帥爲諸侯。以報其勞。賞其功。如周公封魯。太公封齊之類。鍵。籥牡也。橐。兵鎧之衣也。言鎧及兵戈。悉橐韜之。置於府庫。而鍵閉之。故名之曰鍵橐也。鍵橐。乃假借字面。

散軍節。散軍郊社。放散軍伍。習射郊學者。言歸還鎬京。止

武習文也。左右分東西言。諸侯射於左。歌貍首之詩爲節。天子射於右。歌騶虞之詩爲節。行禮射則貫革之射止矣。著禪冕而摺笏於帶。亦謂有禮事時。則去佩劍也。此二句。要說因習禮而自然息說。方與下三句相似。祀乎明堂而配以文王。此是武王孝親事。今而後。民皆知所以孝。朝覲句。自有天地以來。所以臣之誼。何常不在人心。第當商之季。朝儀久曠。不昭揭。則不知。故自朝覲禮制。而凡來貢來享來王。惟茲其主。分職授政任功。是予一人。覺臣誼至此。頓爲整肅。今而後。誰不知所以敬神之道。行禮射。服禮服。而潛消也。今而後。誰不知所以敬神之道。行禮射。服禮服。而潛消其暴戾。鷙悍之習。祭祀朝覲耕藉。而開導其忠孝敬慎之

心。是武王之教誨雖多。而此射息脫劍知孝知臣知敬五者。則教之大端也。全在消習氣。開良心上見。

按習射郊學。有擇士簡德意。革甲鎧也。取甲鎧而張之。射穿多中為善。春秋傳。養由基射穿七札。是也。金華應氏曰。射於郊。養老於太學。非有異學也。太學即在郊之學。狸首騶虞之節。雖有天子諸侯之異。竊意因學而分左右。非分學而射也。若分射一處。則非所以辨尊卑矣。騶虞仁而不殺。天子包容徧覆之象。狸首義而善搏。諸侯奔走赴功之象。故射各以其詩為節也。禕冕。天子六服。大裘為上。其餘為禕。袞冕以下也。禕冕與摠笏雖兩事。然重在摠笏上。對下文脫劍而言也。虎賁。有力如虎者。文王之廟為明堂。三言知而行寓乎其中。三所以字不可閒看。

者。文王之廟為明堂。三言知而行寓乎其中。三所以字不可閒看。

食三老節。前半節是補五教之所未及。若此以下。通結上數節。天子即武王。袒而割牲三句。禮也。冕而總干。謂戴冕持盾以親舞。樂也。老近於兄。故天子敬老。所以教諸侯之盡弟也。所以二字。在親舞上見。此上皆牧野之語。由是語觀之。可見武王必若此委曲詳悉。然後周道達於四方。而禮樂二者交相通行。則夫武樂之遲久以象之。不亦宜乎。君子曰禮樂不 二節

此見禮樂之貴致也。身兼心與躬而言。治心至於天神。治躬至於嚴威。這是不斯須去身之所致。不治心而鄙詐入。

不治躬而慢易入。這是斯須去身之所致。要看斯須二字。斯須者。正吾心與禮樂斷續之脈。天理人欲消長緊關處。曰不可去。可見用禮樂之權。全在我心。

禮樂不可去身節。致字實有工夫。子諒韓詩外傳作慈良。今當從之。易直慈良。是一個和心。此等心人所自有。但物欲蔽之。斯有時而息。致樂治心。則樂與安久。天神信威。乃自然相因之妙。皆在易直子諒之心上看。信威二句。不過贊天神之妙。非天神外又別有此。然曰信曰威。只在自家心上誠敬看。即大學瑟僂恂慄意。亦即中庸不言而信意。不可作人信人威看。末句全在一致上。窮得他理到。方纔有心得而萬念融徹若此。

君子曰。世之用禮樂者。皆言不去禮樂矣。不知禮樂和序之理。不可斯須去者也。致樂治心。樂由中出。故治心以之致者。窮極其知。而不間其功。有斯須不去樂之意。樂本是一個和的。常將來養心。故感人心之和。而生易直子諒也。一團善心既生。則機括一動。自然都有五則字。要玩味。皆是以漸而至。自此心之生。自得而不容已。曰樂。自樂之定。而不為外物所搖奪。曰安。自安之無所間斷處。曰久。自久之不思不勉處。曰天。自天之不可測識處。曰神。惟其天。則一真不妄。嘿而成之。何言之有。惟其神。則心神嚴翼。不待奮發。何怒之有。此皆一心之妙。非致樂治心者。能如是乎。故結之曰。致樂以治心者也。

按君子曰。記者引君子之言也。易。心不艱險。直。心不回邪。子。心不殘忍。諒。心不暴戾。總是一個心之極和。致樂治心。邪去則善萌。油然而至。若有所期者然。不怒而威。非有淺深先後。不言而信者。不與易直子諒之心期。而易直子諒之心。隨時而至。若有所期者然。不怒而威者。言不易直。不子諒之心。不消用力驅除。而惡念遠伏。若有所畏懼者然。鄭註。善心生。則寡於利欲。寡於利欲。則樂矣。志明行成。不言而見信。如天也。不怒而見畏。如神也。信威俱說向外。亦自有理。

致禮治躬節。禮自外作。故治躬以之。致者窮極其序。而不間其功。有斯須不去禮之義。禮本是個敬的。常將敬來檢制此躬。故能端莊以持已。恭敬以接人。惟莊敬故色足。憚而嚴肅。貌足畏而有威嚴。威即莊敬可畏。憚處。須在自已身上說。不可說出到人。致禮到威嚴地位。與致樂到天神一般。禮以治躬。故能管攝人身如此。心中斯須以下。反言斯須去禮樂之弊。不和不樂。只致樂的工夫不到。不能窮本知變。所以氣質用事。而鄙詐之心入之。不莊不敬。只致禮功夫不深。不能著誠去偽。所以私意錮蔽。而慢易之心入之。禮樂於身。豈可斯須去得。

按莊是外面端整而不肯懈弛。敬是外面謹恪而不敢放肆。嚴威根已。身足以起人畏憚。上看莊敬便是嚴威。亦不作先後看。玩則字可見。不和樂反上節。易直子諒。

不莊敬反本節莊敬八字。正見得他外誘使然。非本心實有此惡。雖非本有。然既爲所奪。而得以爲主於內。則非心而何。心中斯須以下。若單看本節。又當專指禮說。如云禮雖脩外。達內以之。內之亂者。外之所以得間。故鄙詐之心易入。禮自外作。飾貌以之。外之弛者。內之所以不固。故慢易之心易入。此正是內外斯須之禮。而弊卽乘之。心中可以斯須去禮哉。

故樂也者動於內 節

此推禮樂之致。而極言其效也。首二句原其本。以見其所以能治身心也。極和極順。只致禮樂到極處。便是內和而外順。是承上起下之語。推言感人動物之效。民瞻句屬和

望其句屬順。此要看二極字。一致字。有無窮妙理。道者。吾性之真和。亦人性之真機。有分毫透徹不到。涵養未純。道不得致。和順安得極。前二極字。全從這一致字來。

夫禮樂能治身心矣。則心非本無樂。而強以樂治心也。樂也者。動於內之和者也。動於內。故足以治心。躬非本無禮。而強以禮治躬也。禮也者。動於外之順者也。動於外。故治躬以之。人能致樂於心。而到久安天神地位。則無斯須之不和。而極和矣。能致禮於躬。而到莊敬嚴威地位。則無斯須之不順。而極順矣。內和而外順如此。則禮樂一原。表裏俱盛矣。由是內和則顏色亦和。民瞻之者。爭心自息。蓋爭者和之反也。外順則容貌亦順。民望之者。易慢。生。蓋易

慢者順之反也。然豈止不爭不慢而已哉。極和矣。則動於內者。皆至德之光所流露。民且以君子之和治其心。承聽有心融氣伏意。極順矣。則動於外者。皆周旋中禮所發越。民且以君子之順治其躬。承順有心悅誠服意。極和極順之化如此。故曰是斷語。人能研窮和序之道於身心間。則舉而措之天下。將以和名和。以序名序。於治天下何有。不然。何以不爭不慢。承聽承順也哉。

按首故字承上文治心身來。因一故字。便與下節不同。極和極順。根兩致字來。說到不爭不慢。效驗已見了。但此境猶虛。下二句。正發明二句之意。德以輝言。卽和順英華之驗。有德便有輝。故德輝動於內。而民莫不承聽。

其德敢與德爭乎。不僅在顏色上論。發以理言。卽動容周旋之中。禮者理也。理疑則必發。故理發諸外。而民莫不承順於理。敢與理慢易乎。不僅在容貌上論。樂之和融而爲德。禮之順敦而爲理。便是禮樂之致。承聽承順。是可以自治。亦可以治天下。便是推之無難。然致字畧在前些。卽上文致禮樂之致也。此非古語。只總結上意。

樂也者動於內 節

此言禮樂相濟之美也。當與樂者爲同章參看。內外二句。禮樂之原。減盈是禮樂自然本體。不減不盈。便是不和。不序了。而進而反。是禮樂用以濟體處。但在禮樂上說。以進以反。方實是行禮作樂。相資爲用也。兩個爲文。卽爲美爲

貴意則銷則放。雖說禮樂不相濟的弊。乃承上起下語。輕看報反意思。在進反後。進正是報那減的。反正是反那盈的。是減宜有此報。盈宜有此反。義一。謂禮樂合當如此。大旨。禮樂何以必相濟而後宜。其病根已就在主減主盈內。曰減。其本質先有一分不足的病在了。曰盈。其本質先具一分有餘的病在了。所以用時。必須緊緊搭救他。方纔得中。而合乎事理之宜也。

夫樂主於和。而欣喜歡愛之和出於中。是和動於內者也。禮主於序。而進退周旋之序著於外。是禮動於外者也。禮惟動於外。故其體主減。檢束收斂。以節制為主。而後為禮也。就禮儀見於身上言。樂惟動於內。故其體主盈。發達動

盪。以宣布為主。而後為樂也。就意氣形於樂者言。禮體減矣。而其用則貴於勉進焉。進者。勉力敦行。無所不用其情之意。總一和字盡之。行禮者。不一於減。而進以濟其減之不及。斯文理可觀。而禮斯達也。樂體盈矣。而其用則貴於反約焉。反者。裁抑收飭。不敢侈縱之意。總一節字盡之。用樂者。不一於盈。而反以濟其盈之不及。斯作止有節。而樂斯善也。夫禮樂異體。而用貴相濟如此。使禮若過於減。而不進。則威儀銷鑠。必有禮勝之失。樂過於盈。而不反。則意氣放肆。必有樂勝之敝。故禮必有和。以為減之報。報者。相濟之謂。樂必有節。以為盈之反。反者。知止之謂。禮減而得其和。以相濟。則從容忻愛而樂矣。此樂以和禮也。樂盈而

得其節以知止。則優柔平中而安矣。是禮以節樂也。禮樂相須並用。而一歸乎至和至序之原。其合於宜一而已矣。故曰禮之報樂之反。其義一也。禮樂豈二道也哉。

按首二句要與前章說得有別。前章在故字得解。此節以進反為主。動於內。動於外。則減盈所由起。主減主盈。根動內動外來。則進反所由起也。通節語意至進反纔住。正意在此。而進而反。且說理當如此。以進為文。以反為文。方著人身上說。禮本有限制。而情不容已。就退遜中自有一種不容盈溢的道理。有報只是以進意。有反只是以反意。變進為報者。取相酬之意耳。樂在舉動從容無拘迫上見。安就聲容平中無沈溺上見。則樂則安。

就是為文光景。下面總明禮進四句。這個意思。非有兩層。禮報樂反。皆是相濟之義。夫銷則不樂。放則不安。此過不及然也。不合事理之宜者也。報則不銷。反則不放。此無過不及者也。合於事理之宜者也。

夫樂也者樂也 三節

此見樂本人情。故足以治人。首尾人情所不能免。正相叫應。兩立樂之方。全在治人看。次在反已上看。總之反於已心。感於人心。無二理也。大旨重審一兩字。性術多變。不能守一也。一守則性之術變。而性之理不變。以既定之和為感化。故為天地作命令者。以一即天地所賦予之正理也。為中和之紀者。以中和即一之所發也。

夫樂者節不能免也。分上原樂本於情而切於情。下著情之所由亂而推先王作樂以治情也。大旨重性術之變盡於此一句。性原純一無偽。何為有術。發為情則為術。是其巧處也。况性情至不好念頭。都生出來。所以先王把雅頌道之道。有引導而使人自得意。三使字。足字。不字。平看。皆制雅頌之善處。立樂之方。總結之。是因人情而維本性。乃治情之妙法也。本文只說雅頌。蓋樂中之最有關係者。其實全樂已具矣。故下文只說樂。

夫樂者樂也。這樂字。乃中節之樂。即下文所審之一。所定之和。非常人不正之樂也。此樂為人情之所不免而作。見治情必須此意。蓋人情感物而有樂。則必發於聲音而為

詩歌。形於動靜而為舞蹈。是天機之感應。此乃人生自然率性之道也。性一定而無變。感於情則有變。而猶未盡也。至有聲音動靜。則性術之變。盡見而無隱藏矣。曰性術而顧可使亂乎。曰變而能保無亂乎。故人不能無樂。樂不能無歌舞之形。形而不為文辭以道之。則情蕩而不能無亂。即鄭衛之音是也。先王有治情之責者。恥其亂。故因其情之所形者。而著為二雅之聲焉。若大雅小雅。無非陳王政之得失。而致其勸戒以道之也。著為三頌之聲焉。若商頌周頌魯頌。無非所以美盛德之形容。而告戒於神明以道之也。使雅頌見於依咏之聲者。足以為怡樂性情之資。而自不至於流。使雅頌見於篇章之文者。足以為講明性術

之藉而自無所厭。使其樂律之清濁高下。或宛轉而曲。或徑出而直。或豐而煩。或殺而瘠。或稜隅而廉。或圓滑而肉。或止而節。或作而奏。其和平皆足以感動人性術之善而已矣。不使放肆之心。邪辟之氣。得接於身焉。此正所謂制雅頌以道之也。將見聲音諧動靜平。由情而宣。亦以維情也。先王作樂之方法。固如此哉。

按樂者作頭樂也。是原其始。人情不能免。是要其終。下正申明不能免意。性術卽人情之樂也。盡處已便有亂意了。故人不能無樂數句。反覆漸推出亂來。以啟先王作樂治情也。制爲雅頌句。提起重說。雅頌正樂道者。使人有所樂。便歌咏乎此。舞蹈乎此。迪人於正。不是將人

情之樂。制爲雅頌也。三其字俱指雅頌。三使字皆所謂道之也。不流就在足樂內。如肅雍相濟。而外不淫色。內不害德。便是不息就在足論內。如脩齊平均。理無不寓。揆之不窮。便是曲直等。則播諸器矣。不接就在感動內。善心如下和敬等。放心邪氣卽不和敬等。相對看。然還不曾實說到樂感化人處。且說雅頌之善如此。方方法也。在道字看出來。雅頌原由性情而作。因樂根於性情。故以此道使不知不覺。性術自歸於正而不亂。所以謂之方也。

樂在宗廟節。此言正樂隨在感人。因推先王本吾心之和而作樂。所以能感人也。審一句。是制樂之始。先立其本。重

看。比物句。是制樂之成。詳前治其飾。不與上句對。節奏句。是作樂之時。已成其文。又輕看矣。先王看得已心上之一明白。乃作樂以道人性術之變。使不一者亦歸於一。此以已心治人。有絜矩之義。故謂之方。

是故頂上正樂來。卽雅頌聲文。播於器者。在是實作樂於此地也。宗廟之中。有君臣上下。其地以敬爲主。樂作而同聽之。則不徒敬而和敬以終事矣。族長鄉里之中。有長幼。其地以順爲主。樂作而同聽之。則不徒順而和順以相接矣。閨門之內。有父子兄弟。其地以親爲主。樂作而同聽之。則不徒親而和親以相與矣。感人之和如此。蓋由先王作樂。以人性本一。至和存焉。而所應之情不一。於是始有乖

其本體而不和者。故惟精以審其一。以一而定其和。則性情皆正。而樂之本立矣。然後比之八音以顯聲之節。比之于羽以顯容之節。則聲容兼具。而樂之文備矣。及其節奏之合。倡和清濁。迭相爲經。屈伸俯仰。各得其宜。若五色之錯雜以成文采。而皆不相亂。則樂之和極矣。由是用之閨門而莫不和親。用之宗廟而莫不和敬。用之族長鄉里。以附親至疎。至衆之萬民。而莫不和順。斯以二字。從本心之審一定和。而形於器來。故此審一定和者。乃先王立樂之方也。

按和謂從容安舒。無所勉強。如君臣上下。本主於敬。今則自然而敬。便是和。非謂和以濟未敬也。和親和順。倣

禮記詩義卷之五
此審一三句。一連說下。一字指心言。一卽性也。和字指喜怒哀樂之發皆中節言。卽性之術也。心一而所應者不一。精審密察於衆理之中。以求其當。使喜怒哀樂之發皆中節而和也。物指樂器。比合也。成文字不必著力。節奏以樂之作止言。兼聲容說。一云金石絲竹聲之節。干戚羽旄容之節。可奏而合。是根上節字說來。宜知此節方字與上節不同。蓋和發於吾心。而感於人心。前方是本人情而立。乃以人治人者。此方是本已心而立。乃已立立人者。比諸上文益加密矣。

故聽其雅頌節。此言正樂感人爲用之大。以結上文也。前章就倫理上說。兼衆人言。此又就身心上說。指一人言。一云志意得廣。應倫理者悞。得莊得正得齊。以平日動靜言。不專在舞時。此又樂之淑身心也。天地三句。兼倫理身心說。大旨。天地中和字。俱根性術性字來。自是緊關著脈處。天地之命。自性術之元初。渾淪者言。中和實理。正性中物。紀其不中不和之變。以歸於中和之本然。則人人還已心之一。而先王審一之功始完。

夫本吾心之和而極感化之大。其在倫理者固如此矣。又有可言者。聽二雅三頌之聲。則志意得廣。人心中萬理咸備。本自廣大。但爲私欲所蔽。始狹小矣。茲得於正樂之感。聽雅則好善惡惡之心生。聽頌則想慕盛德之心生。性天流行。若還復其本體然。此其聲足以拓人之心如此。執于

戚以習頭容俯仰。以習身容屈伸。則平日動止以禮。容貌得莊。執干戚以行。綴兆執干戚以要節奏。則平日行列得正。進退得齊。此雅頌協之舞。足以檢人之身。如此。由是觀之。天地賦人以人倫之理。賦人以身心之理。而未嘗有言以教人也。有樂以感人。則天地之所未言者。而樂能贊成之。非樂則幾乎息矣。樂非天地之命乎。人倫亦有中和之理。身心亦有中和之理。而不能為紀以維之也。有樂以感人。則中和之易流者。而樂能管攝之。非樂則條理紊矣。樂非中和之紀乎。一或免焉。不能正其倫理。不能養其身心。而違天地之教命。壞中和之統紀矣。故曰樂者樂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此則申言而總結之。

按此節通是結語。綴以表行列。兆者。場域之限也。行列進退。有立與行之分。依其綴兆。故行列得正。要其節奏。要。協也。故進退得齊。都是現成話頭。如雅頌之聲。首節已有了。而不使放心邪氣得接。非所謂志意得廣乎。非有兩層意。性術之形。猶有道之迹。至此則樂即天命之命。中和之紀。與性術混一了。樂能官天地。故曰天地之命。又能道中和。故曰中和之紀。其歸於樂一而已。人情不能免句。亦要重看。先王慮人情必不能免。則審一定和之樂。自不能已已耳。

夫樂者先王之所節

此論禮樂足以成化。而贊其道之大也。此禮樂就聖人用

上說非制禮作樂之謂。緊要大旨。全在得儕上。治便喜。不治便怒。喜便飭以樂。怒便飭以禮。此由先王清好惡之源。調中和之節。全沒一毫私心。所以纔得儕。天下和。暴亂畏。根得其儕來。盛矣。句。卽就此二句見出。不必另討。

夫樂先王非無因而用也。見天下之和。而喜心生焉。故用樂以飾之。軍旅斧鉞。非先王之所樂用也。見天下之無節者。而怒心生焉。故用軍旅斧鉞以飾之。是先王之喜怒。非私喜怒也。從其可喜可怒之類。發皆中節者也。故至和所感。而天下和之。至節所加。而暴亂無節者畏之。是先王治天下之道。非止禮樂。然根於公喜公怒之德。而達爲共和共畏之化。則能和平整飾天下者。惟禮樂也。禮樂非道之甚盛者乎。

甚盛者乎。

按首四句。言先王用禮樂之所本。喜心在中則作樂。是樂乃飾喜之具。怒心在中則制軍旅斧鉞之禮。是軍旅乃飾怒之具。喜有慶治平意。怒有伐不軌意。禮有五。軍旅其一也。故以軍旅斧鉞代禮字。此禮字不可寬說。飾卽比物飾節之飾。謂顯設也。皆得其儕最重。得力全在平日。亦於用禮用樂上見。樂以飾喜。非樂不樂。是喜得儕類。斧鉞飾怒。非惡不怒。是怒得儕類。所喜者。如暴民不作。諸侯賓服等事。所怒。如四方不庭。一人橫行等事。皆合天下之公喜公怒。發於情而根於性者。在先王身上說。玩故字可會。天下和。暴亂畏。就上得儕而點綴其

光景如此。非至此始和畏也。禮樂始於一心。而達於天下。故曰盛。非若功令之勸懲。有及有不及也。

子贛見師乙 三節

此明歌詩陳德之理也。六德只是中和之德。宜歌處只是取興趣之同耳。有寬靜柔正之德。宜歌頌。以頌乃寬靜而柔正者也。餘倣此。直已陳德。就在上文見出。直已與歌無干。只是有德的源頭。得力工夫全在此。卽直養而無害之直。由平素自反。無分毫愧作。完得性天所稟受的。正理。然有德而不思善。係則又恐物欲累而天不全。故時常把詩來敷陳一番。以涵養而保全之。陳德方指歌說。此由性天工夫到。所以歌一觸之。性天卽爲之流行。天地應。四時和

等。全在吾心氣象上看出。非真有此應也。見得直已的工夫到。調燮的道理都在我了。

夫人之氣稟不同。其德性亦異。先王之世。使人各因其性之所近。而歌其所宜之詩。所以係德。書所謂勸之以九歌。俾勿壞者。是也。子貢見師乙而問曰。賜聞詩歌各有宜也。如賜者。宜何歌也。是欲因詩歌之宜。以驗自己之德也。師乙曰。乙賤工也。何足以問所宜。請誦其所聞。而吾子自執焉。欲其審自己之德。以擇詩歌之宜也。以其宜言之。寬以有容。又不傷於妄動而靜。柔以致順。又不流於詭隨而正。德之極盛者。宜歌頌。蓋頌美先王之盛德也。心體廣大。亦不撓於動而靜。事理疏達。又不失之誣而信。是德之能敬

者宜歌大雅。蓋大雅乃朝命之詩。受釐陳戒。恭敬齋莊。以發先王之敬德者也。恭而好禮。則不過儉而好禮。則不陋。是德之洽乎人情者。宜歌小雅。蓋小雅燕享之詩。歡忻和悅。以盡羣下之情者也。正直而又靜。廉隅而能謙。德之正乎性情者。宜歌風。蓋風美善刺惡。歸於性情之正者也。直情徑行而濟之以慈愛。德之剛中者也。商音剛決。今先有一商之理在吾心矣。豈不宜歌商乎。溫和慈良而濟之以能斷。德之柔中者也。齊音柔緩。今先有一齊之理在吾心矣。豈不宜歌齊乎。夫歌者。非徒歌也。必由未歌之先。正直已身。如有寬靜柔正等德。而後歌以陳之。如陳此於雅頌詩等。而涵泳以保全之者也。其未陳也。一性天之保合。其

既陳也。一性天之流行。直已之已。已之靜也。陳德之已。已之動也。已靜而天地萬物爲一體。已動而天地萬物相感通。天地以動而位。四時以動而和。星辰以動而理。萬物以動而育。非虛也。始因德而有歌。終因歌而保德。詩歌之益其大如此。

按執者。自主張之謂。四詩雅頌爲正。餘皆有正有變。詩之所稱。蓋指正者言之。正風如二南。豳風。正大雅如文王生民二什。正小雅如鹿鳴白華彤弓諸什。是也。商齊之詩。不傳。寬者多放縱而無檢束。柔者多委靡而涉邪媚。寬而主靜。柔而持正。此寬靜之美德。器量廣大者。多肆意而放曠。知識疎達者。多舞智而作僞。廣大而安靜。

疎達而信實。此廣大疎達之美德。恭者常慎而過。儉者常嗇而不及。今能好禮。則恭儉美矣。正直者勇於有為。而常動。廉者介以自守。而常充。今能慎動謙遜。則正直與廉美矣。肆者闊大。直者剛正。此等人多寡恩。而又慈愛。剛中也。溫良者似優柔。而又能斷。柔中也。此以寬柔等作主。而靜正等濟之者也。陳者敷揚之意。內涵養德。意最重。陳德便動已。動已如何便能感造化。蓋原是直。已有德的人。又動之於歌。益充養純粹。則中和之極處。故自然有許多大效驗。天地奠位。四時順序。星辰則宿離不忒。萬物則性命各正。皆根動字說去。

故商者五帝

節

此特明商齊之益也。風雅頌載在三百篇。人皆知其可歌。商齊之音失其傳。恐人疑非正音。故表之。五帝三代言商音。齊音之原。二明字是明歌之意。是精擇工夫。下係字是固守工夫。明非直識得商齊音中剛決柔緩興趣。直舉剛中柔中所以然之理。察之。故能屢斷讓利。辨有明是非之辨意。讓有明取與之分意。故竟以勇義加之。此是何等精細工夫。係字宜玩。人之有德。固以歌而生。苟因其德之生。而遂忘其歌。則雖得猶失。故用一係字。

夫國風雅頌。固皆作於古矣。商者非始於商也。乃五帝之遺聲也。特以商人識之。故音亦以商名耳。齊者非始於齊也。乃三代之遺聲也。特以齊人識之。故音以齊名耳。君子

而念始之者也。何莫歌夫商與齊哉。明謂因歌有德而明其理。是不爲物蔽之謂。肆直而不蔽於慈愛。是明乎商之音者也。故臨事而屢斷。具一剛中之德。危疑不能休。故也。溫良而不蔽於能斷。是明乎齊之音者也。故見利而讓。具一柔中之德。財利不能讓。故也。夫勇卽明道義。配道義。剛大之氣。固有塞於天地之間者矣。夫斷者勇之決也。不爲勇乎。義卽無爲不爲。無欲不欲。裁制之宜。固有超於物欲之外者矣。夫讓者義之施也。不爲義乎。是勇也。義也。雖因歌見。實我固有也。然必欲商齊之音而明之。然後勇義可保也。不然而逡巡之患起。不然而貪冒之心生。孰能久保此勇義而不失哉。則歌之有益於人也。大矣。

按時說。商齊失傳。故特明之。夫當時師乙明答之。安在其爲失傳也。言商齊之音。似非風雅頌之比。而亦宜歌者。蓋聲爲五帝三王之遺。則其源遠。歌之能保勇義。則其功大。此所以宜歌也。宋商之後。此商人。謂宋人也。屢斷讓字。固重。臨字見字。亦不可忽過。此四句。又只是就上看出。非兩層意。二有字。著人之固有說。此遞下句耳。輕看。

故歌者上如抗節

此詳狀歌之法。而釋其義也。大旨說卽七情中之喜樂。歌由此出。是卽性天之流行處。要見得這說。由平日直已而發。大約是中節的。

故歌者節。故字承上文來。夫歌固以陳德而係德矣。然曲調不合諧和之節。而乖於中正。必無以陳德而係之。故樂之音節。必合數者而後爲妙也。以言乎聲之高而上也。輕清而剽疾。則如抗而軒舉。聲之低而下也。重濁而舒遲。則如隊而直墜。其回轉而曲也。則如人之折旋而委婉悠揚。其闕然而斷止也。則如槁木斬絕而無生意。其微曲而倨也。中矩之方。其甚曲而句也。中鉤之圓。其聲之絡繹不絕也。則纍纍乎相續而端正如貫珠。歌法如此。斯爲妙矣。而其義不可不知也。凡言皆言也。而非長言。故歌之爲言也。長言之也。言何以長也。心感於物而說之。故言之言之而不足以盡其說。故長言之。此長言之始也。所以爲歌也。長

言而又不足。故嗟嘆之。而意味淡長。嗟嘆之而又不足。故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而歡悅之極。不知誰之所爲。此長言之終也。所以不止於歌也。於是子貢問樂。蓋歌之理可通於樂。而樂之數不盡於歌。當時師乙答之。必有詳其器制。而不但言其義者。今亡矣。

按歌之爲言。此歌字亦是人去歌。那舊詩章。所謂歌永言也。爲言猶云爲義。長言謂聲之連延不絕。已解盡了歌字意味。下文皆說之所必至。皆從長言字上說。長言比言之進一步。嗟指聲。嘆指氣。就在長言之中。舞蹈又在嗟嘆之後。備舉歌之始終。所以爲長言也。子貢問樂句。一云歌之爲言如此。是子貢問詩歌於乙而得之者。

也。而在人爲歌。在器爲樂。則樂之諧於金石。動於干羽者。總不過悅之成始成終。其理不外是矣。子貢所問。非問樂而何。故終之曰子貢問樂。可從此先長言而後嗟嘆。詩則先嗟嘆而後永歌者。言先嗟嘆。則以嗟嘆而唱之也。後嗟嘆。則嗟嘆而和之也。彼以詩爲主。而詩者樂之始。故以唱爲序。此以樂爲主。而樂者詩之終。故以和爲序。非有不同。意各有所主也。

禮記卷之十五

禮記卷之十五 終

